

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

奇謀秘計

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偵探萬惡社會機關 奇謀秘計目錄

●破獲盜巢深險之機關

豪俠客拔刀助官兵

一至九

▲山間石壁

●破獲盜船搶劫之機關

大偵探用計誘水寇

九至一八

▲天然船塢

●破獲女盜出沒之機關

女俠盜深夜戲偵探

一八至二八

▲樹底隧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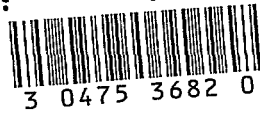
●破獲鬍匪擄贖之機關

大偵探單身殺馬賊

二八至三七

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 目錄

一



▲黑暗地窖

●破獲黑店謀害之機關

勇少年投宿逢賊人.....

三七四六

▲活動土匪

●破獲兇黨暗殺之機關

法學士訪案得兇手.....

四六五六

▲秘密鑰匙

●破獲宗社結黨之機關

舊軍官密地偵皇黨.....

五六至六四

▲專制內幕

●破獲僧房隱僻之機關

留學生仗義拯弱女.....

六四至七二

▲牆上畫圖

●破獲尼庵詭秘之機關

女偵探化裝殺雙奸……………七二至八一

▲櫛中門戶

●破獲神廟活絡之機關

警署員祈夢探神像……………八一至八六

▲怪異金鞭

奇謀秘計

四

857.18
719

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
奇謀秘計

●破獲盜巢深險之機關

豪俠客拔刀助官兵……山間石壁

起筆有勢

砰……砰……匹拍……匹拍……這是鎗聲吓！從那方面來的吓！我不免上這高岡子望他一望。

嘎……在這裏了。你看西邊山足下。樹林叢中。硝烟滾滾。彈雨紛紛。一面是兵。一面是盜。正在那裏雙方酣戰呢。

拔刀相助

阿呀！兵勢有些不支了。這班盜匪好利害。相近要肉搏了。我不相助。誰人相助。趕快些還來得及。想罷念頭。在腰間拔出手鎗單刀。兩手執定。一聳身下高岡子。連躡帶跳。飛也似的向西而來。

這時候。兩邊互相肉搏。盜勢益張。兵氣愈餒。死的死。傷的傷。那一隊兵。三停中。去了一停。正當十分危急之際。猛聽得一聲斷喝。好像半空中打了。

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

一



A 213641

文章亦閃
爍不定

倏然而止

一個霹靂。但見白雪般一團刀光。滾將進來。可憐這般盜匪。被他這麼一攪。遇着死。觸着傷。紛紛擾擾。口中只喊得風緊。一齊亡命逃奔。都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。也有逃得慢的。又被他鎗打刀劈了幾個。軍官見有人幫助獲勝。亦即率兵追捕。不料追到半山。這許多敗殘的盜匪。從樹林中轉了幾個灣。忽然蹤跡全無了。不要說軍官等詫異。就是那拔刀相助的俠士。身陷其境。也不禁咄咄稱怪。暗忖道。莫非他們有隱身的魔術嗎。不然怎麼一霎時間。逃得無影無踪呢。心中却有些不信。又和着軍士們。在那深林亂草中。細細搜緝了一回。仍沒半點動靜。只得快快下山。欲往別處去了。

那軍官上前喚住。並請俠士留名。他即止步不行。朗聲答道。我叫尹士雄。軍官又問道。尹先生從那裏來。現寓在什麼地方。某當回去見營長。替足下請功。士雄連連搖首道。這些須算什麼功。營長前不必提及。我是個過路人。現從天津來。繞到這裏河南地界的。厲所還沒有定呢。軍官道。先生

英雄究有
見識

雖不肯居功。却要屈留在此。耽擱數天。實因這件事。很是棘手。還須借重先生的大力。爲地方上除害。不知先生肯俯允嗎。士雄本是行俠作義的人。自是一諾無辭。轉問軍官姓氏。軍官道。咱叫蕭有才。現爲營中隊長。今番奉營長命令。特來捉拿山寇。不期遇見先生。真是萬分的微幸。說畢。將帶來的軍士。點了一點名。計死十六人。傷三十八人。便吩咐道。除傷者隨我回去外。其餘屯紮在高平莊。候我見營長後。再發命令。衆軍應了一聲。是。隊長又選派二人。伏侍尹先生。在彼租一住宿舍。不得有誤。吩咐後。方與士雄作別。上馬而去。

士雄到了高平莊。賃屋住下。用過夜膳。想起日間盜匪潛蹤。或者山上暗設機關。也未可知。若說神怪兩字。我終不信。倒不如今夜前往。暗暗的偵探一番。倘得有些蹤跡。明日就可關會隊長。到此搗巢滅穴了。想定主意。便喚伏侍的二兵過來。囑咐了幾句。帶着應敵的器械。立即起身前往。到得該山脚下。已是初更時分了。

石壁

峯勢一轉

轉
峯勢又一

這晚月光皎潔。雲氣全消。真是絕妙的深山夜景。土雄即從日間追趕盜匪這條路緩步上山。山間樹林叢雜。途徑紛歧。兜抄曲折。約行了四五里路。並不見有人來往。心中焦躁道。莫非強盜另有巢穴。不在此間山上嗎。再不然。他們藏躲在山洞裏面嗎。一路想。一路走。走不到二三里。迎面奇峯突兀。石壁峻嶒。峭崿插天。前行無路。又不見有甚山洞。莫說無從藏躲。就是逃走也飛不過去的。怎麼日間這班強盜偏偏向着這方面去的呢。這個疑團。令人難解。我不免退歸原路。從那邊抄到山頂上去。居高臨下。瞧瞧週圍的山勢。再作道理罷。那是土雄無聊的極思。返身走了數十步。忽然靈機一動。自笑道。像我這樣的探法。在着月光中往來行走。豈不被盜黨瞧見。預先躲避嗎。萬一糾衆來襲。我反身臨險地了。爲今之計。倒不如伏在暗處。以逸待勞的好。那麼一想。也不往山頂觀看形勢了。走到大樹林邊。便用那柔軟的工夫。爬升上樹。坐在樹枝中間。遠遠眺望。約有半個更次。覺得耳輪中微有窸窣的聲音。定睛注視。果見一團黑影。鶴行鷺

果然候着

石壁機關
在此

伏而前。士雄忙從樹上輕輕跳下。躡足追趕。宛如獵犬逐兔的形狀。直追到奇峯石壁相近。看那人僵僵身軀。伸手向亂草中一摸。眼前陡見一線燈光。從那石壁中射出。原來石壁上面。有個活絡的門戶機關。真叫人意想所不到了。士雄窺破消息後。無須冒險再探。欣然下山回高平莊。已不覺雞聲三唱。天色黎明了。

偶道遇到

士雄在厲休息了半天。午餐方畢。蕭隊長已督隊來了。同着兩名排長進見。便說營長致意足下。得能協力捕盜。事後當有重酬。士雄微笑不答。蕭隊長又問搜山捕盜之策。士雄就將昨晚偵探情形。細述一遍。蕭隊長鼓掌稱贊道。足見先生胆大包身。我們萬不能及。但是今番前去日間呢。……還是晚上。當聽先生的指揮。士雄見他言語卑順。很願助力。便道。據我意見。軍士們傍晚出發。請兩位排長。率領五十名。暗帶火把亮子。先抄到後山埋伏。防他逃走的出路。其餘軍隊。在前面近山處。四散藏躲。窺探盜黨的舉動。等候我們到時。以警笛爲號。齊集上山。你道好不好。蕭隊長唯

唯聽命。自與排長出外吩咐去了。少頃回覆。士雄說了幾句佩服的話兒。士雄問他。可有電筒。隊長道。有。雖有幾個。只是不多。士雄點頭道。足够了。我想山洞裏面。定有黑暗地方。不得不預先準備呢。二人談談說說。等到晚上。飽餐一頓。結束停當。方始一同上馬前行。

開放石壁
機關

今晚月色朦朧。天上起了雲霧。二人馬到山前。警笛一吹。衆軍舉集。士雄問道。見有人下山來嗎。一兵回答道。只見有二人上山。下山却沒有。士雄也不再問。下馬前導。紛紛登山。準着方向。一路兜抄。將近奇峯石壁前。士雄止住軍隊。叫他們各各戒備。擊槍面壁。自己却向草中尋覓。果有尺許長的一根鐵條。用力向後一扳。撥動消息。石壁豁然開放。露出山洞的門道來。蕭隊長一手揮刀。一手握着電筒。率領軍隊。蜂擁而入。士雄喚住軍士四名。看守洞口機關。以備退出地步。然後跟隨入內。進了山洞。手舉電筒照看。灣灣曲曲。盤旋而上。兩邊石壁陰森。凹凸不一。路徑崎嶇。進行不易。有幾處微露天光。真是一條極長的山套。行不到里許路。猛聽得前面

壁間有鎗
彈機關

又是機關

果然好險

砰然數聲。軍士們口中發喊。士雄只道是盜衆來了。慌忙搶步上前。方知壁間放出鎗彈。打傷了四名軍士。仔細一照。原來這道石壁。是用人工堆就的。壁上露出鎗孔。暗設機關。只要有人經過此間。踏着地上消息。那鎗便砰然轟發了。這時候的蕭隊長。心裏很有些害怕。拉着士雄同走。士雄把電筒照着地上。凡遇可疑的所在。回頭致照軍士們留意。緩緩前進。好不容易走出洞口。到了寬闊的地方。正向前邊觀看動靜。又聽得背後轟然一聲。上面落下一塊巨石。壓死了末後的軍士兩名。蕭隊長大吃一驚。又不知觸着什麼機關了。咋舌道。險極險極。這是我生平第一遭。還想動問手下軍士。却被士雄一拉。喊一聲快伏。盜匪開槍了。衆軍士一齊伏地。頭上的鎗珠。已如雨點般飛過了。

原來盜匪住的所在。正在前面彷彿另闢一個世界。四圍層巒疊嶂。中間一片平陽。建築了百餘間瓦屋。還有些草舍茅棚。可稱得天然的好巢穴。約有盜匪二三百人。盤踞在內。當時聽得山洞中鎗聲。早知是外來的奸

補明上文

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

七

真是男兒
好身手

細。觸動了壁上機關。盜魁慌忙齊集手下。各取軍械出外。又聞巨石下墜聲。急向洞口望去。瞧見高高矮矮的許多軍士。也吃了一驚。準對着洞口發了一排鎗。若不是士雄急喊快伏。軍士們難免傷亡了。士雄也命軍士發鎗。蛇行匍伏而進。盜匪着彈的。很有幾人。此時愈逼愈近。士雄仍舊右手握刀。左手執鎗。就地向前一滾。出其不意。好像獅子拋球。直滾到盜魁跟前。跳躍而起。舉手一揮。紅光直冒。盜魁首級已墜。屍身栽倒。羣盜驚慌失措。又被他揮鎗擊。連斃數人。嚇得四散亂竄。都向那屋後奔逃。士雄把手一招。如飛的趕去了。蕭隊長也勇氣百倍。帶着軍隊分頭追殺。盜匪雖死得不少。究竟他們熟悉路徑。早有一大半從後面山洞逃去了。誰知逃到外面。又遇兩名排長。五十個軍士。廝殺了一陣。後面士雄和隊長等趕到。四面包圍上去。盜匪知難脫逃。只得棄械跪地。束手待縛了。計點未死盜匪。尚有一百餘名。一個個剪縛起來。士雄見事就緒。便向隊長道。此刻天已明亮。諒無別的意外。我却要先回高平莊了。蕭隊長道。這迴辛苦。

如神龍見
首不見尾

好景如畫

天有不測
風雲

多得先生的大力。某等很是感激。以外料理一切。不敢再煩先生。先生請回罷。明天午後。某當到廬拜酬。士雄唯唯。立卽握手告別。他是個行俠作義的人。並不想營長厚酬。竟往別處游歷去了。

●破獲盜船搶劫之機關

大偵探用計誘水寇……天然船隕

今夜是八月十四。天上的一輪明月。在那大江裏頭。好像一顆水晶球。隨着波浪翻滾去。又化作一條一條的匹練。直從天際流下。不知水底的魚兒。怎樣的欣喜跳躍哩。

這時候的江面上。靜悄悄。廣蕩蕩。水天一色。清風徐來。只有一號大船揚帆而過。直向上游駛去。比那蘇東坡夜遊赤壁。還要加倍的有趣。不料二更過後。天不做美。刮了幾陣大風。天上起了一層雲翳。竟把鏡兒般月亮蒙住。雖沒有下什麼雨。那江上的風景。早已收拾乾淨。變作白茫茫一片水雲鄉了。

點出盜船
搶劫

陡聞胡哨一聲。不知來了多少盜船。把大船團團圍住。刀的刀。鎗的鎗。蜂擁齊上。劫掠一空。殺傷了多條人命。捆載而去。只剩兩名舟子。鳧水逃脫。也算萬分的微幸了。

馬盡警察
無用

這段事實出在三日以前。是舟子到蕪湖警署來報告的。警長立命偵探隊。協同水上警察。前去緝捕。原不過虛行故事。遮人耳目罷了。那時的偵探隊長。名喚葉葆林。前清做過江陰緝私營哨官。水面上很有些本領。辦事倒也認真。破獲過兩三件重大盜案。因此本地頗着聲名。當日奉長官命令。退回自己辦公處。暗想此案非比等閒。盜夥甚多。出沒無定。這一班行屍走肉的水上警察。濟得甚事。即使勉強從公。恐不免枉送性命。幸而不遇盜船。空勞往返。要算他們的造化了。倒不如我單身前往。探得盜匪的蹤跡。然後請派兵船。率衆兜拿。翻覺得穩當些。正籌劃間。外面走進一人。認得是表弟劉夢龍。招呼請坐。夢龍見葆林面容沉著。似有心事。問及近日辦案情形。葆林略述奉令緝盜一節。夢龍道。此事須要用計。不然。偌

誘敵之計
却從後段
補出

大的長江。却向那裏去撈摸呢。況且沿江一帶。港汊紛歧。蘆葦叢雜。即使盜船藏躲在裏面。你也瞧不見他們。豈非徒勞無功嗎。葆林道請問計將安出。葆林道。只要如此這般。用一誘敵之計。待等盜船出來。我們便可隨後緝訪了。葆林點頭道。此計甚妙。但不知老弟可肯助我一臂。同往偵探嗎。葆林道。去雖同去。我以為不要急急。事寬則圓。務求秘密。使強盜不作準備。放胆遊行。方能從事偵緝。克奏大功。你於後日安排一切。第三天晚上。我和你一同出發便了。葆林連連稱善。又談了一回閒話。葆林告別而去。

要曉得劉夢龍是何許樣人。他本是海軍學堂畢業出身。慣涉風濤。頗具胆量。爲因時局。夙亂。潔身歸里。真是個有才有識的英雄。葆林平日很佩服他。即照他的計劃辦理。外面絕不透露風聲。到了第二天。暗命助手四名分頭辦事。預備大船一號。挑選熟諳水性的舟子數人。停泊在江邊等候。又備了一隻浪裏攢的黑色小舟。藏在蘆葦裏面應用。次日下午。將一

是八月廿
一夜的景
象

這段在船
上偵探

竇高盜船
搶劫

切箱籠貨物等。約有百餘件。扛抬下大船。有意張揚開去。說要連夜載往漢陽去的。其實箱籠貨物中藏石塊。並無值錢的東西。下船後。助手們回覆葆林。天將傍晚。夢龍已到辦公室。趕早飽餐了一頓。各換一身黑色油絹水衣。帶了鎗械乾糧等物。和兩名助手出外登舟。扳動雙槳。蕩出蘆葦。在那星光之下。遠遠見自己這號大船。已經解纜開行了。舟行未久。那半輪斜月。漸漸上升。照着江面的波浪。猶如數百道銀線。閃爍不定。隱隱見大船在前。船尾上掛着一盞小紅燈。作爲暗號。相離不到一里多路。看得甚是清切。好在這隻黑色浪裏鑽。坐着四個黑衣的人。又沒有一點燈火。並不惹盜匪注目。不妨稍近前舟。行至二更以後。未見一毫動靜。葆林焦躁道。我們今夜辛苦這一過。難道強盜預有戒心。不敢在江上巡哨嗎。夢龍安慰道。且慢性急。時候還早哩。正說着。見那大船前邊彷彿有一點黑影。從斜刺里飛掠而過。夢龍急命助手扳槳向右。靠近蘆灘。在背陰處緩緩前進。葆林也明白他的意思。仔細瞭望。黑影又多了幾

點如梭子般穿來穿去。忙道：「這不是盜船嗎？話未畢，胡哨聲頓起，四面響應。霎時間盜船如蟻，遙望自己這號大船，早已困入重圍，不能自由行動了。起初聽得幾聲救命，後來却寂然不聞，諒必舟子們都已下水逃遁。但見羣盜搬運箱籠貨物，忙亂不到半小時，這許多盜船紛紛散開，一齊向那方面駛去了。葆林即令助手扳槳追趕，水聲拍拍，那隻浪裏鑽，猶似弩箭離弦，從那浪花裏鑽將過去。憑你怎樣的快，離着一羣盜船，仍有里許光景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究因船近蘆葦，遮遮掩掩，未敢公然直追，以致可望不可即了。約趕了七八里江面，好像他們轉了一個灣，船影兒倏然不見。葆林甚爲詫異，夢龍道：「這裏定離巢穴不遠，我們快向那邊去。不然，被他在蘆葦中瞧見，那還了得嗎？」葆林深以爲然，忙叫助手改換方向，向左疾駛。船到江心中，眺望盜船的去處，斜刺里並無港汊，沿邊盡是密密層層的蘆葦，一望不能到底。夢龍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盜船窩頓的地方，定在這蘆葦裏面。我想覓水往探一番。」葆林搖手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我雖知道，你水

原像個海
軍畢業生

以下入水
偵探

大環洞

水底鐵網

性很熟。能在水中躲一天。但恐到了裏邊。水底下有機關埋伏。那不是性命危險嗎。夢龍道。兄請放心。我也並不深入。只要探明裏面可有水路。倘然有的。以後便可引兵殺入了。否則畏首畏尾。怎能够肅清水盜。與民除害呢。葆林道。老弟這片心。我也明白。凡事總宜謹慎爲要。夢龍執意願往。只得扳轉船頭。仍向右邊。離着蘆灘尙有三四丈路。夢龍手握短刀。竄身入水。卽從蘆葦跟首。緩緩前近。探首細察。竟被他看出些破綻來了。見此處的蘆葦。損折不少。微露缺口。似有小船出入的痕迹。水深不及三尺。他便由此而進。兩手分撥。挨身向前。過了一段淺灘。水勢漸深。分明是一條小港。兩岸蘆葦掩映。並不十分寬闊。兜了幾個灣。見前面有一石砌的大環洞。夜間難辨深淺。正想泅下身子。穿洞而入。還算自己心細。把手中這口刀。分水開路。覺得有件東西。在他刀上一碰。夢龍畢竟是慣家。已知水底下佈了鐵網。不能前進。心裏暗叫一聲險。我若然遇着滾鈎。那就難以擺脫了。不如退回原路罷。想定主意。縮身向外。出了蘆葦。遙見小船在江

將黑油絹
作記號

了却誘敵
的大船

這段是實
寫捕捉水
盜

心游弋。便發聲打了一個口號。船已近前。葆林手挽夢龍登舟。忙道。老弟辛苦了。夢龍不答。却向四圍觀看。伸手撕下身上一條油絹。縛在蘆幹之上。做了一個標記。方命助手扳槳速歸。行了數里。夢龍略述探險大概。葆林贊不絕口。待至天色將明。舟回本處江岸。見被劫的這號大船。先已歸來。動問舟子。據云。避入水中。並無傷損。自當重重犒賞。不必細述。葆林同夢龍回轉辦公室。換去衣服。略用些茶點。天已明亮。葆林忙向警長處報告。偵探情由。請兵勦捕。警長獎勵了幾句。准如所請。命他退下候令。到了第二天。兵已齊集。調得淺水兵艦一艘。長龍船八隻。水上警察處巡哨船十二隻。浪裏鑽草上飛等小船三十隻。於午後陸續出發。免被水盜知風。逃遁。也算得辦事周到的了。

葆林奉令引導。並有指揮之權。同夢龍乘坐兵艦。啟旋後。各執望遠鏡眺覽。駛行四十餘里。已抵昨夜所到的目的地。即命停輪等候。少時各舟都到。葆林囑咐艦長。在此十里以內。往來游弋。如遇可疑船隻。勒令停行。俾

點出黑油
絹
日間與晚
上不同

滾鈎
檔木

免盜匪漏網。艦長唯唯。葆林又向他取了一架機關鎗。然後與夢龍下落小舟。吩咐夢龍巡哨各船。遠遠包圍。其餘小船一併入內搜捕。每隻五六人不等。計共不過一百五十餘名。第一號小船上。便是葆林、夢龍和助手等六人。船中裝着機關鎗。以示威武。行近蘆灘。果見一條黑油絹。隨風飄蕩。夢龍指點到缺口處。即從此蕩槳而入。後面二十九隻的小舟。頭接尾。尾接頭。魚貫前追。將近環洞跟首。地勢稍覺開展。夢龍向那環洞裏望去。約來五六丈進深。中有灣曲光線。雖從右邊透入。仍覺得黑暗異常。夢龍道：這裏面恐有機關埋伏。大家須要留意。葆林問道：可是你昨夜碰着鐵網的所在嗎？夢龍點點頭。葆林即命二小舟進去探路。一舟爭先直入。不知怎麼一來。船底朝天。五人落水。後面的忙來救援。却已少了兩個。夢龍道：水裏定有埋伏。這兩個大約被滾鈎鈎住了。還是我們上前的。好交代。助手盪槳宜緩。切勿猛進。致觸機關。囑畢。船已鑽入環洞。夢龍拿了一根短竹篙。點水測量。觸着下面裏鐵的檔木。方知小船撞翻的緣故。急向旁

板開

天造地設
的船塢

烏合之衆
確有此等
形狀

邊細看。却有一條極粗的鉛繩。立即取刀割斷。那檔木自然沉下了。過了這重難關。別無阻碍。轉向右邊。出口處。上面懸一板開。幸未放下。此時出了開口。十分寬闊。真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好船塢。港裏七橫八豎。足有二百多隻小船。那邊岸上。樹林叢雜。遮掩着數百間草屋。知是羣盜窩藏的住處。葆林、夢龍等正欲泊舟上岸。驟聞連聲胡哨。草屋中的盜匪紛紛擾擾。有執新式快鎗的。有拿老式鳥鎗的。有握手鎗短統的。有舞單刀。雙刀的。有挺魚叉棍棒的。蜂屯蟻聚般奔來。夢龍見勢兇勇。急忙手携機關鎗。架飛躍登岸。閃在大樹旁側。那邊鎗聲大作。子彈紛飛。却虧得大樹掩護。夢龍將鎗架擺好。用手搖動機關。這一來。非同小可。藥彈如雨點般飛去。盜匪死傷不少。究屬是烏合之衆。發了一聲喊。紛然如鳥獸散。有的逃回草屋。有的奔入樹林。有的下落小舟。別尋出路。各自逃生。葆林即指揮二十隻小船。緊緊追趕。開鎗攻擊。盜船上雖則抵禦。力甚單薄。一時死的傷的。早去了十分之六。其餘四分中。泅水脫逃的。却有一半。我且慢表。再說

仍以月兒
作結妙有
章法

夢龍見已得手。急喚小船上的兵士登岸。一同往草屋中搜捕。只拿住十幾個婦人孩子。起獲盜贓無數。再向樹林中尋覓盜匪。早已絕迹。其時天將入暮。便令兵士放火燒了草屋。押着盜婦等下船。却巧葆林等退回原處。夢龍告知搜捕情形。事已就緒。立命各船從舊路而出。兩人上了兵艦。把機關鎗交還艦長。方知外面捕得兩隻盜船。葆林命將一千盜犯。分載長龍船上。押解回署。開船後。一路無事。回到本處。又見那殘缺的月兒。漸漸升高了。

●破獲女盜出沒之機關

女俠盜深夜戲偵探……樹底隧道

刷的一聲。馬頭前陡見一道白光。如射箭般飛越過去。嚇得我這匹馬。倒退了幾步。那是什麼東西吓！還虧我走慣夜路的。不然。胆都被他驚碎了。
我是個軍人。不論什麼危險。大半都經過的。那怕炮吓……鎗吓……也動不

妙將白兔
兒一擲筆
勢稍曲

動我的心。若說是妖吓……鬼吓……我更不信有這件事。那麼眼前所見的一定是飛簷走壁。來去如風的盜賊了。我便存了冒險偵探的思想。順着這道白光。飛馬追趕。走不到二里多路。踪跡忽然不見。前面橫着一座大樹林。黑叢叢望不到底。雖有些星月光。朦朧朧。那有什麼影兒。分明在這裏捉鬼了。我正想帶轉馬頭。仍回原路。不防草中躡出一個雪白的東西來。從那馬項下鑽過。又把我的馬嚇了一跳。定睛細看。原來是一隻白的野兔兒。不覺啞然失笑道。只怕我方纔所見的一道白光。就是這個野兔兒了。哈哈。這一回疑神疑鬼。也算得偵探的笑柄。倒不如幹我的正事去罷。

當日放夜站而行。趕至天明。已抵曹州。入城辦事畢。想起朱家店有一舊友。名叫朱士安。從前做過保鏢的。他即順道往防。士安見是故人。陶振芳來了。欣然接待。問起近日狀況。振芳道。我現在保定當差。充當副官。因有公幹到這裏。特來拜訪老哥。士安道。老弟難得至此。請在我家盤桓數天。

案有二三十起。苦煞一班貪官污吏。

點出玉蝴蝶三字。

振芳唯唯。士安置酒款待。細叙闊別之情。到晚來抵足談心。振芳說起昨晚途中所見。士安道。你可曉得近來曹州一帶。案子出了不少。暗偷明劫。不下二三十起。想必就是你途中所見的了。振芳道。既然這樣。怎麼偵探們不去拿捉呢。士安笑道。你說得太容易了。我聽鑣局裏朋友們講過。這強盜是個女子。姓名雖不知道。但他做了案子。定在牆上畫一隻蝴蝶。而且本領高強。來去只有一道白光。不見人影。所以外號人稱玉蝴蝶。那班偵探們曉得是他。腦子都脹疼了。還敢去拿捉嗎。振芳道。他有同黨沒有。士安道。這倒不知詳細。振芳又道。他的巢穴。究在何處。士安搖頭道。這女盜行蹤詭秘。出沒無常。忽東忽西。時來時往。誰知他的巢穴呢。但他也有一樁好處。只要人家的錢。不傷人家的命。因此怕事的官長。就當作尋常竊案。藕藕糊糊的過去了。振芳聽了。暗想昨夜所遇的。既是女盜。我見他投入樹林。忽然杳無蹤跡。大約秘密的盜窟。卽在其中。我倒要試探一番。偷能值得實情。報官緝捕。一來顯自己的能爲。二來爲地方上除害。豈不

點明女盜
是俠客

是一舉兩得嗎。便把此意告知士安。士安年事較高。閱歷亦廣。雖未便笑他多事。却也老實說道。我有一句話。老弟休要動惱。這女盜飛行絕迹。帶有幾分俠氣。恐老弟非其敵手。冒險無益。況且他所做的案。既不傷害貧民。又未牽連人命。尚有天良。儘可饒恕。我勸你不去追求的好。振芳道。話雖不錯。我終想去探一遭。看看他的真相。究竟怎樣一個女子。還請老哥助我一臂。士安聽他一說。心也動了。道我在此間。只知玉蝴蝶三字。却不知女子是誰。爲着何事。偏做這沒本錢的營生。那麼一想。便道。老弟既然決意往探。我焉能袖手旁觀。明晚一准同行便了。二人說定後。方始安寢無語。

次日起身。吃了早飯。二人結束停當。各帶手鎗單刀。和那乾糧水瓶電筒等物。以備深夜探險所用。士安另多一只鏢囊。裏面藏着三枝金錢。脫手鏢。這是他生平的絕技。臨行時。叮囑了家人幾句。卽同振芳上馬登程。行了半路。打了一個尖。再向前途。約又行了三四十里。天已傍晚。振芳舉鞭

土岡子並
非虛點

投石問路
是夜行人
的慣技

遙指道。這邊就是了。請老哥注意。土安遠遠地望去。相距尙有四五里光景。東邊果有一座大樹林。周圍很是寬廣。離開樹林不遠。向南有個土岡子。土岡子那邊。看不清楚了。再向西邊一望。樹木疏疏落落。露出一角紅牆。好像是一所土地廟。便向振芳道。我們且到廟裏歇息一回。待等深夜再來。你道好嗎。振芳點點頭。二人回到廟前。下馬步入。那廟坍塌不堪。神像剝落。裏面並無僧道香火。便將馬匹牽進。卸下鞍轡。權爲椅墊。據地而坐。取出乾糧水瓶。充飢解渴。談些閒話。休息多時。這裏雖無燈燭。却喜今夜月色甚佳。照耀庭心。幾同白晝。土安道。我們在這枯廟中。四圍荒野。也非善地。彼此要留意些。振芳道。不錯。安知這女強盜不到這裏呢。二人正說著。猛聽得庭心裏拍撻一聲響。急忙站起身子。舉目注視。祇見馬兒嚼草。月光中絕無人影。振芳不覺稱奇。土安道。不好。這是賊人問路的石子。莫非來戲耍我們嗎。快些向外找尋去。二人各抄傢伙。跳出廟門。覺得颼的一陣風。從頭上經過。土安眼快。瞥見那道白光。已在前面。急指道。老弟

回顧上文
野兔子一
筆不漏

此處妙有
曲折

瞧見沒有。快趕。振芳奮發精神。跟着士安追逐。施展跳躍的工夫。緊緊向前。怎奈這道白光。不即不離。相距終有三四箭地步。一直追到東首大樹林邊。仍與前晚所見一樣。倏忽之間。杳然無跡。振芳道。奇怪奇怪。難道又是個野兔子嗎。士安站定了脚。把手亂搖。停了半晌。方說道。那有這樣的野兔子。我與你還是回去罷。他的飛行本領。遠勝我等。而且預知我二人到此。有意前來引誘。這胆量很是不小。還好同他賭鬪嗎。未免太不自量了。振芳也知難而退。只得與士安返身回廟。

那知回到廟中。庭心裏的兩匹馬。不知去向。卸下的兩付鞍轡。亦都不見。士安一時動了火。怒道。好好好。他倒來撩撥我。我也顧不得了。如不奪回馬匹。破他巢穴。豈不被江湖上朋友恥笑嗎。老弟快隨我找他去。振芳亦微含怒意。一同出廟再來。連躡帶奔。早又到大樹林邊。望到裏面。黑暗暗陰森可怖。任憑月光怎樣的好。也不能穿隙而入。真是個險惡的去處。士安却奮不顧身。左手掏出電筒。向前照看。分明有一條小路。慢慢的挨將

進去。振芳也是這樣。却將電筒左右注射。防他暗中突出。難以抵禦。步步留神。處處警備。約走了五六十步。振芳陡見樹上有字。忙喚道。老哥。快看樹上寫些甚麼。士安舉目凝視。果見左邊一顆大樹。足有圓桌般大。用粉筆寫着四行白字。真令人可笑。可惱。上寫道。

越筆妙筆

我取汝馬。與汝頑耍。原璧奉還。到我家下。家在此間。

恕不迎迓。請從此入。休得害怕。

樹上有門
戶機關

隧道

士安看畢。恨道。我不進他的巢穴。真道我怕他哩。振芳道。他說請從此入。敢是這顆大樹上。有出入門戶的機關嗎。士安週圍詳察。竟被他瞧見了。樹的隱處。有一白磁的小關鍵。舉手一旋。門即洞關。又將電筒細照。似有二十餘層石級。招呼陶振芳同入。拾級而下。直到地底。約摸有二丈多深。向前走去。土氣撲鼻。是一條極狹的隧道。灣灣曲曲。走不到百餘步。前行無路。見旁側有兩扇小門。門隙中微露燈光。振芳搶先窺探。好像有一女子。背身坐着。面前擺一張桌子。桌上點着一盞煤油燈。忙用手將士安一

真耶假耶

原來是個
草人
埋道墓的
地坑
翻板

拉。抵聲道。這女盜現在裏面呢。說時。輕輕把門一推。原來是虛掩的。進去毫不費力。看這女子並不驚覺。似在那裏低首觀書。振芳喝道。好大胆的盜婆。可知道我們來拿你哩。那女子仍動也不動。振芳一時粗莽。跳將過去。不防兩腳踏了一個空。吊入陷坑裏去了。土安一着急。便向女子碎的一鎗。那女子應聲而倒。絕無響動。好生詫異。趨前俯視。却是一個草人。椅子背後。聽得振芳在地坑中叫道。老哥快來救我呀。土安急將地上翻板掀起。解下一條帶子。好容易將振芳救起。問道。你可受傷沒有。振芳道。這倒還好。只是着了他道兒。恐怕出險也不容易呢。土安道。既到這裏。怕也沒用。我今夜立志要找着他。方出我心頭這口氣。你看那邊土壁上。不是有扇門嗎。振芳首先過去。不覺失聲喊道。這門上也寫着字呢。土安近前一看。只叫得一聲慚愧。見上寫着「你們來了麼」五個大粉字。下註小字數行云。

此非戲語

汝開此門。須要當心。暗藏消息。巧妙通靈。上有關鍵。

左右兩分。右凶左吉。辨之宜清。休云兒戲。枉送其身。

特此警告。用誌歡迎。

振芳道。門上確有兩個關鍵呢。他說右凶左吉。我就開這左邊的。看是如
何說着。手搭左首關鍵。輕輕一旋。那扇厚重的門。果然隨手側轉。顯出兩
邊門道。二人各舉手鎗。側身走入。跨上六七層石級。又是一條隧道。電筒
正向前照。並未見兩旁有路。不知怎麼一來。二人的手腕上。猛可的吃打
了一下子。兩枝鎗同時吊落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慌忙照看地上。並無手鎗。
再看兩邊都是土壁。亦無門戶。振芳道。奇了！手槍呢？那不是見了鬼
嗎。士安究屬老練些。藏好電筒。一手掏出金錢鏢。一手拔出單刀。憤然道。
不要慌。你只把電筒照着。我自對付他的手段。快隨我來。振芳沒法。亦
然掣刀在手。晃動電筒。又行了好一回。見前面有十餘層石級。已到隧道的
盡頭。耳輪中隱約有人聲。士安道。這上面。定是女盜的住處了。振芳正
想側耳靜聽。陡聞背後一聲響亮。回身細瞧。已下了一重鐵柵。早把後路

門上機關
兩旁有暗
門失去手鎗
令人真測

鐵柵機關

隧道出口

絕斷。欲退不得了。土安道：「不要管他。我們一意向前。得能到了上面。遇着這個盜婆。便與他拚個你死我活。語未畢。頂上射下燈光。二人昂首仰視。見那隧道出口處。站一輕年美貌的女子。淡粧素抹。出落得秋水爲神。玉爲骨。早把振芳看呆了。不信世上有這樣的女盜。真是意想所不到。他雖一手緊握鎗枝。準對下面。臉上却並無殺氣。不知什麼緣故。惟有土安恨他戲弄。脫手連放兩鏢。那知這女子不慌不忙。左右兩撥。一齊落地。輕啟朱唇。嬌聲說道：「我今夜極表歡迎。二君休得鹵莽。須知手鎗不生眉目。說時。旁邊轉出一個老婦。喚道：「二位請上來一叙。不必害怕。土安與振芳知無惡意。拾級而升。到了上面。老婦殷勤接待。請他們二人坐了。便喚婢子送茶。只見兩個婢女。都從地道中上來。各執一枝手鎗。交與老婦。老婦道：「這是二位的東西。婢子們多多冒犯。望勿見怪。二人聽了。方知隧道旁另有暗門。二婢藏躲在內。致將手鎗擊落的。土安卽向老婦動問家世。老婦道：「先請教二位貴姓高名。二人一一說了。老婦忙問振芳道：「令尊可是做

點出金鏢

補述失鎗緣故

過甘肅參將的陶步青嗎。振芳諸諸稱是。老婦笑道。如此說來。你是我的姨表姪了。就將自己家世細細述了一遍。原來他丈夫姓俞。曾被山東巡撫毓賢所害。單生一女。闖名飛鳳。幼蒙異人傳授武藝。未及報仇。彼已授首。從此痛恨一班貪官污吏。激而爲盜。做了二三十起案子。說罷。這一段情節。振芳也想及母親說過此事。慌忙起身叙禮。問表妹怎知我等到此偵探。飛鳳笑而不答。少須置酒管待。老婦便託土安爲媒。願將女兒許配振芳。適值振芳斷絃未久。欣然允諾。即以佩刀作聘物。待至天色黎明。起立告辭。老婦將手鎗奉還。送至門外。這兩匹馬已經帶到。二人飛身上騎。在那曉色迷濛中。回顧這一帶房屋。却在土岡子旁側。與着那座大樹林相離。已有數百步了。自此以後。未及兩月。山東道上的玉蝴蝶。迎往保定。竟與陶振芳雙宿雙飛了。

手鎗馬匹
原璧奉還
土岡子
歸結玉蝴蝶三字

●破獲鬍匪擄贖之機關

大偵探單身殺馬賊……黑暗地窖

土窖子

此係倒筆
補敘前情

阿呀！不好了……我怎麼到了這個地方來吓……

黑暗暗。陰森森。土氣觸鼻。伸手不見五指。敢是在土窖子裏頭嗎。還是我的魂靈幽禁在阿鼻地獄嗎。我忙把指頭咬了一咬。覺得很痛。分明是人不是鬼。那麼。我一定在土窖子裏頭了。但不知怎樣到這裏。我却模模糊糊好像做了一個惡夢。

那時我定一定神。腦筋裏的記憶力漸漸的回復了。記得我奉兄命出發。乘坐火車。前往興城公幹。相近石山站地方。忽然車中一陣大亂。鎗聲砰發。繼續如連珠。來了一大羣鬍匪。都從馬背上飛躍登車。一個個形容兇惡。面目猙獰。手握鎗枝。兜抄行旅。轉瞬間已到面前。我是個武夫。要想從車窗中逃走。不防背後這一下子。我就昏暈過去了。以後怎樣的下車。這樣的捉我到此。一些都不知道。想到這裏。覺着腦後很疼。把手一摸。如鴨蛋般的腫了起來。大約被那鎗柄打傷的了。

但有一說。火車上的人很多。怎麼偏偏把我捉得來呢。難道那個鬍匪認

突如其來

罷。現在瀋陽警署當差。奉命往興城去。不料火車將抵石山站。遇見賊人行劫。單單看中了。我。那不是我的晦氣嗎。話至此。猛可的一道光。射人眼睛。奇了奇了！這是那裏來的吓？

去蓋放血
是強盜語

原來這邊土壁上。有一扇極狹的小門。此時忽然開放。走進一個鬚匪來。手裏提着一盞煤油燈。大聲向我道。你快些寫信到警署去。說我們要他。一萬兩銀子。限定七天送來。那時是你造化。若說半個不字。你就要去蓋放血了。我聽了不懂。問道。怎麼叫做去蓋放血呢。鬚匪道。把你腦袋取下。就叫做去蓋。蓋若去掉。那不要放出血來嗎。我道。沒有紙筆。怎樣寫法。那匪即在袋中掏出紙筆墨盒。放在地上。催他快寫。我在這個當兒。也叫沒法。伏地寫訖。他便拿着去了。門兒閉上。眼前依然漆黑。我又不免憤憤的歎了一口氣。

隔着一回工夫。那匪送進飯來。我和老者吃了。他把兩塊老羊皮。丟在我身旁。然後收拾碗著而去。我便將羊皮作被褥。取一塊石頭作枕。要想

提出兩層
原因方合
冒險逃走
的情理

安睡。那裏睡得著。思潮上湧。想起自己哥哥。那有這一萬銀子。即使有了。他做警署的偵探長。却把銀子送與賊人。還有什麼臉面嗎。如此說來。過了一星期。我終是死數裏的人了。越想越難過。忽然急中生智。想出一個計較來。待等明晚便行。橫豎我這個人。把死字藏在心坎裏。那怕冒着萬重的險。從火裏水裏跑出去。直到身死就完了。萬一僥倖不死。跳出龍潭虎穴。豈不在哥哥面前。爭一口氣嗎。此時捏定了主意。身心安泰。便鼻息呼呼的睡熟了。

即是昨夜
想定的妙
計

第二天午餐後。身上結束停當。與那老者談些閒話。却不把心事告訴他。惟有勸慰了幾句。那老者只望家裏送錢來。怎知我有冒險的心腸。我雖在土窖子裏。終日黑暗。不辨晝夜。却將他送飯作標準。我不如預伏在門側。免得錯過了機會。想罷。暗中取了這塊做枕的石頭。移身到門側守候。等了良久良久。方聽得腳步聲响。拾級而下。我慌忙站起身子。雙手舉定這塊石頭。等他推門進來。便用盡平生氣力。猛可的向他一擲。只聽得壳

手鎗火柴
都有用處
銀元是回
去的事費

鬍匪口氣

秃……撲通……拍撻……豁浪……的幾聲。那匪的屍骸栽倒了。頭顱也擊碎了。手裏的煤氣燈和那食物的籃。一齊丟在地上了。燈雖跌滅。那老人早已瞧見。嚇得話都說不出。只是索索的亂抖。我就低聲安慰道。不要慌。我先向外去。倘能够得手。便可救你出險了。說時。早將屍身上的衣服剝下。穿在自己身上。順手向衣袋內一摸。却有手鎗一枝。火柴一盒。銀元三枚。心中大喜。覺得有些生機了。把屍骸拖過一邊。取那羊皮遮蓋了。又將食籃擺在老者身旁。然後摸到門邊。劃了一根火柴。照見門外有十幾層石級。輕輕的走將上去。再劃火柴一照。四圍都是石壁。中間有一張竹梯。我從梯上鑽出洞口。仍是一間黑暗的空屋。瞥見那邊門縫內。漏進一線燈光。忙到門邊側耳靜聽。果有兩個鬍匪。在那里講話。一個道。今天大隊往黑山去。留着咱們五個人。在這裡看守。真是掃興得很。那一個道。不錯。咱和你喝酒罷。說到這裡。停了一停。又道。怎麼哈四送飯去。還不出來呢。待咱到裏邊瞧瞧。看我一聽暗說不好。急把手槍取出。閃在一旁。果然

膽大心細

那匪開門走入。我暗將右腳向他腿上一勾。那匪猝不及防。朝前跌了一交。口中要想叫喊。我便把手槍倒轉。照準他腦後猛力一擊。想已暈死在地了。因爲手槍一放。恐怕驚動了外面的羽黨。一人難以抵敵。反爲不美。也是我細心的緣故。這個當兒。外邊那個聽得倒地聲。說道：「常五，你也没有吃醉。怎麼跌了。誰叫你不帶燈去。咱來照你罷。」嘴裏說着。手取桌上的燈。也入內來。我忙在門後一躲。那匪照見同夥合撲在地。還道他自不小心。剛正彎腰下去。要想攙他起身。我早從門後閃出。對他臀尖上踢了一腳。那里還立得定。也像狗吃屎的撲倒了。我恐他爬起來。也向他後腦上用力打了幾下。眼見得不能活命了。這盞燈並未跌滅。我就提着向外。膽子比前壯了好些。到得外間。舉燈四照。前後左右都有門戶。我想前面定有人把守。倒不如從後邊走罷。那知這一來。實是大誤。險些兒性命都不保呢。

我此時走近後面的兩扇門。也算是命不該絕。把那手槍藏入衣袋。不知

門上機關
可險已極

怎樣。諛藏在夾層內。吊了下來。連忙俯身拾取。那隻右膀。在這門上一點。門卽豁然開放。但聽得括……括……的兩聲。挺出兩把雪亮的純鋼尖刀。正在我的頂樑上面。這一嚇。非同小可。連魂靈都冒將起來。慌忙退出身子。相離尺許。方敢挺直腰肢。舉目細看。更是駭然。不覺搖頭咋舌道。險吓！險吓！儻然我身子站在那里。這兩把二尺來長的尖刀。準對我的胸前。豈不是兩個透明的窟窿嗎。這種機關。比人看守更利害。我還是從前門走罷。好在我穿着他們的衣服。不難混出。即使外面有人把守。看破形藏。我也有防身的器械。何妨與彼等決鬪一場呢。那麼一想。便復番到前邊門首。十分謹慎。恐門內別有機關。側着身軀。把門上鐵環一扯。應手而關。毫無動靜。慢慢的腳踏實地。走向外來。手內並未帶燈。從黑暗中摸過一重破屋。又見一點燈光。隔門射入。原來門上有一個小孔。我就放輕脚步。竟向小孔中注視。那兩個鬍匪席地而坐。一個喝酒。一個靠牆打睡。好像輪班看守的樣子。我想起方纔竊聽的話。這裏總共五個人。除三個打死

鑿匪也有
口令
至此方用
手鎗

連死五人
妙在變化
不同

外。只剩得兩個。更不足懼了。便右手入袋握鎗。左手把門兒一開。踏步走出。那匪雖見是自己人裝束。覺得面目有些兩樣。忽問我秘密的口令。我那里回答得出。明知難以蒙混。不得不先下手為強了。舉鎗碎的一聲。打一個正着。那匪橫倒在地。早驚醒了打睡的鬚匪。睜開眼來。正喊着有奸。細字還沒出口。我的鎗子又到。已送他往閻王殿去了。我心中暗暗稱快。開出門去一望。却是個荒野的所在。雖有微微的星月光亮。究不知什麼地方。那時有些躊躇。想着土窖子裏的老人。定然熟悉路經。我何不趁此時機。救他出險。一來保全這條老命。二來做個指迷南針。豈不是一舉兩得嗎。我有了這個主意。仍把門兒虛掩。縮身入內。提燈仍回地窖。那老人受此一驚。還在彼瑟縮不已。我道。如今好了。外面賊人盡已殲滅。趁他大隊未歸。快些跑罷。急忙用手攙了老人。出了地窖。直到外邊。並無一毫險阻。老人感激稱謝。我道。同處患難。理應援手。但此刻雖已出險。不識路徑。這便如何。老人道。君且放心。待我看來。說著舉目細細一辨。定了方

妙作驚人
之筆

向始又道。這里是幫溝子。離石山站鐵路不遠。我和你同行便了。於是二人接着方向。約行了三四里路。猛聽得斜刺里唢哨聲。馬蹄聲。雜沓而過。知大隊鬍匪。已從黑山回來了。我卽拉着老人。慌在樹林中一躲。待他們去遠了。方敢急步向前。還恐怕賊人追趕。只得繞道而行。好不容易走到天明。遇見人家。我把身上鬍匪的衣服脫去。向這人家打了一個尖。飽餐了一頓。然後再走。到得石山站。却巧火車將抵站口。老人謝別道。我有朋友在這里。恕不奉陪了。緩日再到省拜謝大德。還求原諒。我却連說不敢。果見火車已至。忙與老人作別。上車後。我還心中惴惴。直至安抵省城。方把胸前這塊石頭放下了。

●破獲黑店謀害之機關

勇少年投宿逢賊人……活動土匪

夕陽西下時。那一片曠野中。豁喇喇的兩匹馬。好像流星趕月般。飛奔向前。馬上坐着兩位少年。你道是誰。一個叫趙天森。一個叫馮鳴球。

山東道上
多黑店自
古已然

他二人既是同學。又是同盟。從河間動身後。一路遊山玩景。策馬南來。夜宿曉行。非止一日。那天正在山東道上。貪趨了幾里路。不覺錯過宿頭。只得加上兩鞭。飛趕了一程。却不見村莊市鎮。很爲失望。鳴球道。你看。天將昏黑。在這荒郊曠野中。倘使遇見歹人。我們的性命。只怕危險了。天森道。不要慌。有我呢。縱然遇甚事故。我也不怕。鳴球道。此時我又飢又渴。身子很有些疲倦了。那不是極爲難的事嗎。天森道。你帶乾糧沒有。鳴球道。乾糧雖有些。水瓶却告罄了。天森道。那麼。我和你再趕一程。看是如何。鳴球沒法。只得聽從他的話。又把馬打了一鞭。飛也似的向前去了。

幸而一鈎新月。斜起東方。那兩匹馬一前一後。準着方向。又跑了十幾里路。天森忽把鞭梢一指道。好了好了。你不見前面樹林叢中。射出幾點燈光來嗎。鳴球道。不錯。那邊定有人家了。二人催馬上前。果是數十家的小村落。進了村口。見一家高掛着客店燈籠。心中大喜。正欲丟鞭下騎。客店裏的小二。跳將出來。兩手抓住嚼環。裝着笑臉。說道。爺。照顧我們小店。

暗寫黑店
中人宜有
此賊形賊
狀

暗寫黑店
可怕

足見有膽
有識的人
其心必細

蒙汗藥酒

罷。請爺下馬。說時。那兩隻賊眼睛。對着二人滴溜溜的亂轉。二人初不在意。各下了馬。天森問道。裏面有上房嗎。小二道。有。有。二位請隨我來。便把馬上行李取下。馬匹帶過。餵料。然後引領進店。執燭前行。天森瞥見店堂中坐一黑漢。生得十分兇惡。心裏微微的怔了一怔。鳴球却並未細看。只隨着小二到了後面。見是三間平屋。牆高壁厚。少有窗櫺。小二推進上房。首一間房。把行李提過一邊。蠟台放在桌上。便道。這里好嗎。天森等跨進房門。覺得氣象陰森。令人不寒而慄。很有些兒古怪。問道。有別處上房沒有。小二笑答道。不瞞爺們說。這里是小村店。要算最好的上房了。鳴球道。便在此將就一夜罷。你快去拿一壺茶來。小二答應。自己去。少頃取到。問可要備辦酒菜。鳴球道。你去備辦就是了。小二去不多時。搬進一壺酒。兩色菜來。安排了杯箸。二人對面坐下。小二斟上兩杯酒。天森見酒色太渾。暗想。從前聽得人家說。酒裏有了蒙汗藥。那酒就渾了。因此未敢舉杯。鳴球却不問好歹。端杯便喝。天森阻止道。且慢。且慢。你腹中飢餓了。先吃些菜。

明點黑店

不好辦者
謂之扎手
諺云當面
笑呵阿背
後毒蛇窠
此等人最
利害

然後飲酒的好說着。又回顧小二吩咐道：「你去整備兩斤麵來。我們等着吃的。」小二應聲去了。天森方低聲道：「我疑酒裏有藥。故叫你不要吃呢。」鳴球驚訝道：「敢是個黑店不成？」天森道：「只怕差不多。我們當心些就是了。」鳴球點點頭。忽然立起身來。從那行李中取出一雙金鑲牙箸。先在菜裏一端並不變色。再向酒杯中一淘。不覺咋舌道：「這壺酒果然有毒。你看金頭上已現黑色了。」天森對他搖搖手。仍裝作坦然的光景。小二端進麵來。見他們未曾飲酒。桌上擺着一雙金頭的筷子。笑道：「爺們敢是嫌酒太渾嗎？其實我這里的好酒。都是這個樣兒的。」天森道：「我們只因路途辛苦。吃不下酒。誰嫌他太渾呢？」那小二又嘻嘻的笑了一笑。要曉得這個小二姓黃。渾名叫做笑面虎。明知這兩個後生有些扎手。臉上雖是這般笑。心裏却暗暗的說道：「憑你兩個怎樣的狡賴。到了三更天。少不得送了你的命。這是我做書人的表白。」天森等那里知曉。吃過了麵。小二收拾乾淨。又魚了一壺茶。方才帶轉房門。向外去了。

窗上鐵網
鐵椽子

圓木桶

筆勢一轉
起下方有力

這時候。天森將門門緊。手執蠟台。四圍照着。究竟有些偵探學識。見牆上只有一個小窗洞。屋頂上開着小天窗。窗上都有細鐵網蒙着。椽子也是鐵鑄的。不覺失聲道。今夜的危險。不知怎樣躲過哩。鳴球忙問其故。天森逐一說明。又看中間砌着兩個土匠。那就是南邊的床鋪。靠牆擺着一隻圓木桶。桶上有蓋。瞧不出可疑的所在。就將行李打開。取出兩把短刀。兩條絨毯來。丟在匠上。便向鳴球道。我看你疲倦已極。不妨略睡一睡。養養精神。倘有些風吹草動。我來喚你便了。鳴球雖則心裏擔驚。却被睡魔戰勝。取過一把短刀。放在匠邊。倒頭便睡着了。天森把手錶一看。時候還早。明知今夜斷不太平。預先將袋內手鎗。檢點停當。那口刀插在腰間。眼睛睜的坐着。側耳凝神。如貓捕鼠。究不免疑神疑鬼。吊膽提心。坐到二更以後。靜悄悄絕無聲息。很有些不耐煩起來。桌上的蠟台。已經熄滅。暗忖道。敢是我自己多思多慮。此間並非黑店嗎。再不然。強盜見我們少年英勇。不敢前來侵犯嗎。那麼。我竟是自討苦吃了。

木桶裏卽
是門道
爽快之至

活動土匪
陷入地窖

正默想間，覺得微微有些聲响。靜心一聽，好像從牆邊發生出來的。不覺毛骨竦然。怎奈黑洞洞地，燈燭全無，只得緊握刀把，屏氣以待。未敢叫喚鳴球。但把左手推了幾推。這個當兒，忽見一道燈光，從那木桶中射出。桶蓋早已去掉，鑽起一個人頭來。天森暗叫不好，輕輕踏步上前，把刀向桶口一揮，猶如削瓜彷彿，鮮血直冒，便聽得撲通一聲，屍身倒下了。心中暗自歡喜。正想喚起鳴球幫助，又聽得一聲機括響，那隻土匪直往下沈。連鳴球都吊入地窖中去了。此時天森無計可施，眼前又沒些光亮，怎能救得鳴球出險。真是一個極難的問題。忙到木桶邊下視，非但沒有燈光，人聲也闕寂了。那不是怪事驚人嗎。

活動牆壁

天森躊躇了半晌，憤然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不如從桶中跳下去罷。既而轉了一念，我不知下面的深淺，貿然跳下，中了賊人詭計，豈不枉送性命嗎。自己倒也罷了，有誰來救鳴球呢。那麼一想，不得不謹慎將事了。正擬開門向外，找他店裏的人。那知牆壁忽然活動，現出蝴蝶式的兩邊

這段打架
十分緊湊
尤妙在一
絲不亂動
數手各有家

刀法純熟
如見其人

門道來。火光隨人而入。第一個。卽是店小二。手挽雙鐵拐。就地掃來。天森
究屬是慣家。不慌不忙。身子往上一躡。趁他打一個空。折轉刀來。向下直
插。準對着夾背。一刺。撲的便倒了。第二個。就是店堂裏的兇惡黑大漢。喊
聲。小子好利害。看傢伙。天森見他來勢兇勇。那柄劈柴的大斧。當頭砍下。
十分沉重。不敢將短刀招架。使一個借力的家數。將身子向左一閃。轉將
刀背擊他的斧背。那斧收留不住。便撲通的砍在地上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
天森用推窗望月勢。把刀削將過去。黑漢要想躲避。已是不及。却虧第三
個趕到。把鐵尺向上。一碰。那把刀在黑漢頭頂上掠過。帶傷了一片浮皮。
黑漢吃着痛。往後倒退。第四個賊人。從他肩下鑽到前面。手裏一把牛耳
尖刀。乘勢分心便扎。天森急忙落下短刀。向右一勾。勾開牛耳刀。那邊鐵
尺攔腰打下。天森不去招架。退後一步。翻向他頂樑上。虛砍一刀。那賊上
了他當。舉起鐵尺來迎。不料天森這口刀。往下一折。刀口朝上。對準小肚
子。上一戳。戳進約有二三寸。未及收刀。右邊牛耳刀刺來。天森飛起一腿。

連殺數盜
無一同者
故妙

踢一個正着。那把牛耳刀早已生了翅膀。直往後面飛去。却巧第五個簞身躍入。不偏不倚。正中在面們之上。一交栽倒。此時天森刀已拔出。結果了第四個性命。第三個的小腹受了重傷。也不能動彈了。還有兩個在門首。見勢不妙。忙拖着黑漢便走。黑漢恐他追趕。想要撥動機關。閉住門道。那里還來得及。天森早已躍入。見有十幾層石級。直達地窖。黑漢等剛走得五六級。天森的刀已從頂上落下。憑你偏得恁地快。肩尖上早着了一下。一個倒栽葱。跌入地底去了。那兩個驚慌失措。丟去手中火把。拼命望下一跳。一個失足傾跌。一個向前奔逃。不防天森拔出手鎗。砰的一聲。正中奔逃的後背。合撲倒地。尚有一個剛要爬起。天森已下了石級。一脚踏住他的背脊。那賊連喊饒命。天森道。你能引領我去。找到我的同伴。我便饒你狗命。那賊道。情願情願。天森把脚一鬆。那賊站起身子。拾了地上的火把。顫聲道。爺請隨我來。天森瞥見黑漢跌暈將醒。身軀在地上亂動。喚住那賊問道。這就是店主嗎。那賊道。是的。他叫赫彪。匪號人稱鐵寶塔。

盜魁至此
方死

幾如水滸
中所說人
肉作坊

醜婦動手
只算餘收

天森道。他是盜魁。不知害了多少人。我今饒他不得。在他後背上加一刀。直通前心。眼見得不能復活了。那賊只是索落落的亂抖。勉強移步向前。引着天森轉了兩個灣。對面有一扇小門閉着。那賊手觸壁上關鍵。門卽開放。天森眼快。早見裏面坐着一個醜婦。一個蠢漢。旁邊柱上。綁着鳴球。上身剝得赤條條地。只留得一條褲子。面色慘白。閉目垂頭。想已嚇暈了。當時押着那賊入內。這醜婦突然起立。問道。你是誰。怎麼跑到這里來。吓天森大喝道。好大膽的惡婦。快把我同伴解下。是你造化。不然。休想活命。誰知醜婦悍潑異常。全然不怕。抽出兩口尖刀。撲奔過來。天森那里容得。也不願與他賭鬪。轟然一鎗。擊倒醜婦。嚇得蠢漢跪在地上。哀求免死。天森不去保他。親自割斷鳴球繩索。鳴球早被鎗聲震醒。睜開雙眼。見是天森。忙道。莫非與你夢中相會嗎。天森道。盜魁已死。我來救你。怎說是夢。便將決鬪情形。略述一遍。說著。回顧蠢漢道。速將衣服拿來。蠢漢慌忙呈上。鳴球穿著畢。也把自己陷入地窖。怎樣驚醒。怎樣被縛。說了幾句。天森道。

饒怨二賊
確是好生
之德

這事都是愚兄疎忽。致累我弟擔驚。此刻也不必說了。我們出外去罷。兩人押着二賊。仍命他們引領。從前面走出地窖。却在店堂背後。由外入內。取了行李。天已明亮。吃些食物充飢。方喚二賊訓斥道。我本則要把你們一刀兩斷。放火燒店。斷絕後患。再不然。送官懲治。也難逃鎗斃的罪。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。暫將腦袋寄在你們頸上。從此要改惡從善。做一個安分的良民。方不負我的一片菩薩心。倘然怙惡不悛。將來再遇着我。哼。你們兩顆腦袋。休想保得住了。說罷。便叫他們帶過馬匹。飛身上騎而行。

●破獲兇黨暗殺之機關

法學士訪案得兇手……秘密鑰匙

嗚嗚……可怕！可怕！你這小孩子。實在不懂世事。可知道前面衙內出的。是殺人命案。不是好頑的。你若見了這腐爛屍體。非但害怕得很。而且聞着這股穢氣。還要沾染瘟疫呢。

那人正立在衙口。同着小孩子講話。忽然來一過路人。上前動問此事。那

先將暗殺
案一提起
下文

人道。這樁暗殺案。出在前衛第三家空屋中。是今天發現的。我方纔去看
了一看。這個屍體。腐爛不堪。面目都認不出了。眞正怕死人哩。

話尙未畢。只聽得噉！噉！！噉!!!的汽車。如風馳電掣般飛來。直抵前邊
衛口停歇。見是中西包探已到。剛正下車進衛。那個過路人。急步上前。伸
手向中國包探肩尖上。拍了一下。那包探回頭一看。認得是姜孟華。便道。
我道那一個。原來是姜先生。怎麼也知道這件案子呢。孟華道。我往重慶
路去找朋友。路過這里馬霍路。方才知道的。你可能帶我進去瞧一瞧嗎。
包探笑道。可以。可以。大約先生又要研究了。孟華點點頭。隨着包探們進
了第三家空屋。鼻邊覺得臭氣薰蒸。包探先喚那衛口管門人問道。這里
房屋。空閉了多少日子了。管門的答道。約有半月。又問上次租的人家。姓
什麼。那里人。答是姓陳。口氣好像湖北人。又問屍體怎麼發現的。答前幾
日聞得臭味。只道是天氣炎熱。陽溝發臭。直到今天早上。臭得更利害。細
細一辨。是從這里發出來的。我就開鎖進去。見那無數蒼蠅。飛集在地板

名片注意

上面心知有異。便將地板掘開。赫然現出一個屍骨來。又問這個屍體。你可認得。答不認得。況且面目都已模糊了。包探問畢。方到側首房間內。檢驗屍體。雖則血肉糜爛。頸上和胸前的傷痕。却顯然可見。此時顧不得穢惡。搜檢他衣袋中。却有名片一張。餘無別物。孟華見那名片上。中間印着鮑國璋三字。旁注湖北黃梅人五字。並無寓址。便向包探道。據我意見。這張名片。且慢發表。或者因此發出一線曙光。也未可知。包探唯唯稱是。孟華因他們尚須料理一切。先行告別出外。到了衙口。即雇坐着黃包車。匆匆回家去了。

實敏偵探
之人

研究名片

姜孟華寓居勞合路逢吉里中。本是個法科學士。素喜習偵探術。心思靈警。膂力過人。今日出外訪友。可巧遇着這樁無頭命案。觸動了冒險思想。回到家裏。想起這張名片。頗可研究。究竟是死者自己用剩的呢。還是匪黨兇手的姓名。這兩層先宜辨別。倘然是死者的。怎麼衣袋中只有這一張。若說是兇手的。他做了案子。那有這樣粗心。肯把名片失落在外嗎。料

注意湖北人

不期而遇

湖北少年的名片更宜注意

想片上的名兒。也是捏造的了。那麼一想。很覺爲難。叫我怎樣的著手偵探呢。嘎……有了有了。我想死者和兇手。大約都是湖北人。以後遇着這種口音。我便細細偵察。或者稍有些希冀了。但這是個人的理想。只怕那班包探們。還笑我捕風捉影哩。

哈哈……我自那日起。天天出去閒走。也算事有湊巧。被我探得些蹤跡來了。昨天我在福州路蕙芳吃茶。見來了兩個西裝少年。面目陰狠。舉止粗豪。坐在對面閒談。都是湖北口音。我就犯了疑。仔細竊聽了一回。無甚緊要。後來又聽得說道。我那廣東朋友。託我介紹見你。怎麼此刻還不來呢。正說着。那邊皮鞋橐囊。又是一個西裝少年。走到對面。和他們脫帽握手。敘禮坐下。一個在中間介紹。兩人各將名片交換。這個當兒。虧得我眼睛尖銳。湖北少年的名片。我已偷看明白了。中間印包玉章三字。旁註小字兩行。一行是國瑞湖北嘉魚人。一行是寓霞飛路第某號。不覺心中大動。這是怎麼緣故呢。我想起死者衣袋內的名片。叫做鮑國璋。分明是他移

剖解明白

注意汽車
號碼暗殺黨亦
有來歷

名改姓。用那拆字的法兒了。包字加魚便成鮑。改稱嘉魚人。很有用意。玉章。并合卽是璋。旁註別號國瑞。這國字也不落空。可見得姓包的少年。確是兇手無疑了。但證據還未十分充足。我必須實地試探。曉得黨徒的內容。方才報捕兇拿。不至被理想所誤了。正凝神間。那個姓包的起立道。我們同坐汽車去罷。先到你家坐一回。訂明條件。候至晚上。再同你往公司裏去。你道好不好。那個廣東少年應了。會過茶鈔。卽走。這時候。我也起身相隨。亦步亦趨。見他們叫定汽車。開向東去。我把他汽車號碼記了。立卽返身歸家。

到得晚餐後。我便化裝出外。換着一身黑色西裝。拿了手杖。坐車到霞飛路口。然後步行向前。那時只有九下多鐘。將近名片上註明的某號門牌。從那淡淡的路燈光中。望將過去。見是一所中等的洋房。門上並沒有公司標幟。他怎麼說往公司裏去呢。噫……明白了。我記得報上載過。說近日有一種兇惡黨徒。從美國紐約埠。蔓延到上海來。叫做代辦殺人公司。想

門上機關
早被孟華
探得

換穿衣服
混入機關
確是妙計

必就是這個了。我今躲在黑暗中。看這姓包的究竟來與不來。等候了好一回工夫。忽見兩道雪亮的燈光。遠遠的飛馳而至。難道他們來了嗎。果然不出所料。汽車已在洋房前停機。三人魚貫而下。姓包的先至門前。輕輕向上按了兩按。門即應手開放。我見他進去後。也就回來了。今天下午。我仍舊化裝。帶着防身的新式手鎗。乘坐了一部自由車。趕到汽車行打聽消息。曉得姓包的時常來叫車的。正想出一條計較。可巧姓包的又來坐車。我便暗暗跟隨。等候到晚間動手。追來追去。直至天色昏黑。他到虹口一個所在。下車進去了良久。我趁了這當兒。在近處飯店中。飽餐了一頓。看那汽車依然停着。又守了半個時辰。方見他出外上車。我仍隨着飛行。直追到靜安寺荒僻的地方。他忽停車跳下。向着那邊行走。不知幹什麼勾當。我想這個機會。不可失却。就從樹林中抄到那邊。取出手槍。把這姓包的鎖住。卸去滿身衣服。用一條褲帶。縛在樹上。再將一塊絲巾。堵住了嘴。我方換穿了他的衣褲。和他頭上的草帽。轉到原處取了

自由車跳上他的汽車坐定。裝着他的口音。吩咐道。快回到霞飛路去。那車夫只道是姓包的。就此轉輪飛馳。不消片刻。已抵昨晚到過的洋房前。取着自由車跳下。打發汽車回去。走近門首。仔細一看。上面好像有一個電鈴機關。也伸手按了兩下。果然門已開了。並不見有人管守。好生奇怪。把自由車靠在牆邊。放膽前走。又是兩扇門閉着。用手將關鍵一旋。動也不動。幸而上面掛着電燈。照見門鍵下有個鎖孔。靈機頓觸。向着衣袋內一摸。原來有一串鑰匙在此。大小式樣不同。計有五枚。分鑄哀皮西地衣西文。我不免試他一試。取一哀字鑰投入孔中。果真配合。推門進內。便聞後面砰然關上。吃了一驚。見左首有一小門。半開半掩。好像有人在內。不敢闖入。按右首是洋式梯。我就拾級而登。忽聽得呀的一聲。有人問道。敢是包先生回來了嗎。我只好操着湖北口音。含糊答應。幸已到了樓頭。未被看破。自己定了一定神。祇見正中有門關着。便用皮字鑰插入鎖孔。旋了兩旋。向前一推。門始開放。挨身步入。微聞彈簧聲響。依然鎖上。這里衍

想見換穿
衣服之妙

鑰匙五枚

哀字鑰

若無人問

豈不變做
了空屋

皮字鑰

地字鑰

複室

此是機關

電話機

發現兇手
名片

佛是會客室。擺設得很爲整齊。還虧此間沒有人。不然。這危險不堪設想了。又見左右各有一門。我却未敢貿然開鎖。側着耳朵一聽。左邊房內隱似有聲息。忙將西字鑰開那右邊房門。微嫌稍大。再換地字的試探。確是原配。旋到第三旋。我的身子早已隨門轉入。裏面甚是黑暗。舉手向門邊亂摸。摸着電燈。開了關機。陡然滿室通明。却是一間臥房。鐵床旁側。還有一扇極狹極小的門。料想後面是複室。內中定有秘密。此刻用得着衣字鑰了。及至走近一看。並無鑰孔。又沒有按手的機件。不知怎樣的開法。我正低頭思想時。瞥見床腳邊豎着一根鐵條。伸手用力一扳。那扇門便升了上去。顯出一間極精雅的書室來。靠窗擺一張寫字檯。一隻轉椅。檯邊書櫥鐵箱。牆上有電話機。我却無暇細看。一心要搜他的秘密函件。把那寫字檯的抽屜。一一翻遍。只有兩匣用剩的名片。一匣是包玉章。一匣便是鮑國璋。這就算得兇手證據了。正欲藏入衣袋。覺着裏面還有一件東西。倒在手中一看。是個鐵箱上鑰匙。不覺大喜過望。回身將鐵箱一開。

鏹水

證據確鑿

包玉章來
了

好主意

祇有一封秘密書信。四五捲鈔票。和着手鎗炸彈鏹水等物。大約他還不
是黨魁。那許多殺人函件。都不在這里了。但他的罪案已經成立。我不妨
借用他的電話。打到包探那里。叫他前來捕捉。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。免
得聞信漏網了。想罷。就到牆邊打了電話。走出複室。我意欲開臥房的門。
脫身向外。離却此間險地。那知會客室中。門鍵响動。有兩三人脚步的聲
音。吃驚已是不小。忙將一隻睡椅。輕輕堵在門上。再一細聽。外邊門機又
响。像有一人跳躍而進。在那里頓足發恨道。一定有奸細混到這里來了。
快搜……快搜……我被這一嚇。嚇出一個主意來。仍回到複室裏。扳機落下
了門。從鐵箱中取出鏹水瓶。跳上寫字檯。開了兩扇窗。窗檻上有鐵直楞。
便把鏹水滴了幾十滴。鐵已腐爛。伸手推開直楞。探首下視。足有三丈多
高。隱約是一片草地。圍繞短牆。我尚可爬窗而下。當即轉身向內。將兩隻
腳掛將下去。雙手扳定窗檻。這却虧得是洋房。腳尖點着牆磚凸處。頗可
着力。返顧下面。離地尚有二丈餘。這時候的危險。可稱間不容髮。姓包的

險筆

和着同黨已將複室門開了。我耳中聽得聲息。刻不容緩。急將腳指在磚上點定。先放去一隻手。然後旋轉身子。向外一聳而下。並未受傷。上面槍聲已發。我只得沿牆走去。直到旁側圍牆邊。不到五六尺高。兩手一搭。早已越過。仍回到前門來。躲在斜對面電桿背後。暗裏偷窺。不一回。果有數人向外前後巡視一遭。依然進去了。

二更過後。包探率同夥計巡捕等十餘人。分坐汽車而至。我便做引線人。各執手槍。啟門直入。到了樓上。會客室。姓包的不及逃走。尙思開槍拒捕。早被我一手奪去。連獲同黨兩名。此時我用西字鑰開了左首房門。裏面空無一人。後面也有複室。扳機入內。見赤牆書厨開放。厨內暗設一門。門那邊是一條夾術。另有扶梯。曉得黨魁已從後面逃遁了。我把緊要證據。交與包探。始說道。這場功勞。算是你的。我今要先去了。包探稱謝不迭。我道。謝倒不必。你們快幹公事罷。說畢就走。下樓到大門跟首。携着自由車向外。飛身上踏動雙輪。不消片刻。回到家中。你聽那自鳴鐘上。已鏗鏘

至此方用
西字鑰
黨魁室內
別有門戶
機關

鐘的敲了三下了。

●破獲宗社結黨之機關

舊軍官密地偵皇黨……專制內幕

述明宗社
黨緣起

自從清帝遜位後。那一班滿州親貴。逃的逃。躲的躲。有在陝甘方面的。有在遼東一帶的。有匿居各埠租界。在那山東青島。江蘇上海的。他們雖則失勢。心却還沒有死。便做着法蘭西皇黨名目。叫做什麼宗社黨。後來民國五年。復辟事起。他們快活得了不得。又好出頭露面。重振舊日的規模。那知不到十天。煙消火滅。彷彿做了一場春夢。可憐這時候。依舊蟄居外省。蟄伏他方。只好鬼鬼祟祟。招聚些頑固的愚民。散佈那專制的餘毒。這種行為。你想還能成事嗎。但他們成潛勢力。很有幾分。却也不可過於小覷了。

如今且說奉天大連灣地方。有一個姓藍的。名字叫做冠霄。順天大興人。前清時做過軍官。帶着妻子寄居在此。家裏很有些資產。因此就不願投

一酒肆敘話
一段閒話
著筆是爲
起下之文

此數語令
人不得不
疑

不知愛國
不知其他
二句是爲
近時官長
通電之圓
滑語
這一段論
又頑固又
迷信真正
可笑

身軍界了。他生平嫉惡如仇。最喜管人家閒事。仍不脫英雄本色。一日路遇舊友胡守信。邀到酒肆中敘話。守信道：我與兄多年不見。不知近況如何。冠霄道：我現今看破世情。再不想充當軍人了。守信搖頭道：嚶……像兄這樣的人材出衆。武藝超羣。埋沒風塵。不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業。那不可惜了嗎。冠霄微笑一笑。也問道：兄在何處得意。倒要請教。守信道：此刻暫守秘密。只要兄有志出山。弟當竭立舉薦。冠霄聽了。疑雲頓起。却動了探奇的念頭。便道：既不說明。叫我怎樣的効力呢。守信道：你不要性急。我且問你効力的宗旨。究竟爲的是誰。冠霄是個機警的人。早已瞧科了幾分。就using圓滑的語調。答道：我的宗旨。只知愛國。不知其他。守信道：既知愛國。這忠君兩字。你可懂得嗎。冠霄道：懂雖懂得。只是太不入時了。守信正色道：我們祖宗都做過官。深受國恩。怎好忘懷這兩個字呢。說到這裏。歎了一口氣。又道：你從前當過軍官。吃過俸祿的。應該明白些。最可歎現在的百姓。說什麼國度是公衆的。要想挑這付萬斤重擔。休說沒有力量也。

至此方盡
情吐露

一派官迷
話

警語滑稽

沒有這種福氣。怪不得上天震怒。年年罰他們吃苦。受盡刀兵水旱的災難。據我看來。都是不忠的報應。你道對不對。冠霄暗暗發笑。不料他一別數年。竟變得這般愚蠢。說出此等喪心病狂的話來。其中定有緣故。我且忍耐着。再行試探一番。即便順口說道。我們雖有忠心。到了這般地位。怎樣想個挽回的法兒呢。守信只當他是真情話。撫慰道。我今老實告訴你罷。你知道我什麼官職。也算得大哩。是一位候補侍郎。將來成功後。放到外省去。怕不是督撫嗎。冠霄不等他說完。問道。是誰作主呢。難道奉遜帝諭旨不成。守信搖手道。這却不對。皇上還是個孩子。懂得甚事。現下某某王爺在此。組織機關。局面很大。同志也不少。你肯賭一個誓。明晚我來帶你進見。冠霄暗想。他要我賭咒。這有何難。便道。上天作證。我藍冠霄偷有二心。罰我生生世世子孫孫。永遠不得做官。守信道。你的咒。賭得很重。人家最苦的。惟有這永遠不做官了。少頃酒已飲畢。二人遂出了店肆。珍重而別。

明點崇社
燕三字
辦子是前
清國粹

冠霄是有
心人

秘密室

承蒙指教
語雖揀苦
然從前確
是這樣

次日晚上。守信果然來了。冠霄雖曉得宗社黨名稱。却未知該黨的內容。今番有人引進。自宜欣然樂從。守信却甚週到。替他裝了一條假辮子。然後携手同往。將及黨部地點。袖中取出一塊絹帕。把他雙眼蒙住。方說道。兄今初次進見。故有此例。以後便通行無忌了。冠霄由他作弄。心中還在那裏好笑。彷彿攪瞎子一般。行不到一刻鐘。自己脚下留心。跨過了四五重門檻。大約進了黨部了。居然料得不差。此時絹帕忽然除去。舉目細看。似在人家廳堂上面。守信道。到了到了。我已問過手下。王爺現在秘密室。今夜二點鐘。還要在內廳大開議會呢。但是此刻進去。見與不見。却看你的時運好不好。偷蒙內室召見。你臉上就飛了金。包管你官銜也大了。我與你是舊友。有一句話關切你。見了王爺的面。必須叩頭打扞。抱定忠君愛國的宗旨。說起話來。又宜恭恭敬敬。不失做官時禮節。如聞王爺有褒獎語。你要仿奴才見主子的樣兒。磕上幾個響頭。那時王爺一定歡喜你了。冠霄既到此間。口中只得唯唯稱是。其實心裏萬分懊惱。暗恨道。不想

這班失國胡奴。還有這種臭排場。今天到此探訪。也算是我的晦氣罷了。恨時。臉上略現些形色。守信却弄錯了。安慰道。你不要慌。見了王爺。有我在旁側指點呢。冠霄恐他看破。點頭稱謝。慢慢跟着守信向裏邊去。

守信在前引領。跨進屏門。轉一個灣。有門閉着。門邊有一人把守。守信指着冠霄道。今天我帶領引見。相煩你開一開門。那人哈腰應是。取去腰牌鑰匙。把門開了。守信和冠霄走入。門已關鎖。這裏是一條長備街。約有七八尺開闊。壁上掛着四五盞燈。守信回顧冠霄道。你看我怎樣走。你也怎樣走。這裏地上有機關的。冠霄問是什麼機關。守信道。街內共有機關三處。你看壁上有小鐵環的。下面便是翻板了。踰着翻板吊了下去。憑你英雄好漢。也跳不上來呢。一頭說。一頭走。冠霄處處注意。跟他走到備街盡頭。兩邊都有門戶。並不見有人看守。守信走到左首側門邊。彎腰下去。用手在地上一拉。這扇門就落下去了。冠霄看得清楚。却是一個黃銅圈。只要拉動消息。自能陷入地底。果然靈便異常。進門後。回手在牆上一按。門

備有腰牌
鑰匙想見
防範之嚴

地上機關

翻板

門上機關

石庫門上的機關最
多若非個
中人指點
斷難偵探
明白

傲然入宮
見帝

仍由下而上。毫不費力。這裏是第五進樓廳後軒。正中有兩扇石庫門關着。低垂獸環。門裹鐵皮。密佈核桃大的泡頭釘。十分堅固。守信道。這兩個獸環。內藏機關。倘使誤拉環子。獸眼裏便打出藥彈。分明是兩枝手鎗。你想利害不利害。冠霄假作驚恐道。嗟！真正利害得很。我們怎好進去呢。守信笑道。只要曉得機關作用。也就不怕了。你且等一等。待我先問個信。究竟王爺見你不見你。說著。伸手向右邊獸環旁側第二個泡頭釘上。連按三按。不一回。聽得滴令的响了三次。冠霄昂頭仰視。原來門的上首。有一小小電鈴。發聲畢。守信道。恭喜你。王爺召你進見哩。冠霄道。怎麼不見有人開門呢。守信道。你不要忙。另外通一暗號。自有人來開門了。倘然不開。我在左右獸環下第三個釘上。雙手同按。也能啟放的。如今你看我通暗號罷。冠霄見他手拽牆上小鐵圈。裏面微聞聲響。果有人開門出視。只向冠霄瞅了幾眼。讓他們二人入內。走過天井。又是三間樓廳。跨進長窗。也有一人站着。朗聲道。王爺鈞旨。傳你們上樓進見。說罷。那人回身走

扶梯機關

簾幕一掀
即是揭破
內幕之意

好爵是糜

也算得煌
煌訓諭

可惜未曾
參預會議

入屏門。二人追隨在後。見他到下首牆邊。手按機關。上面便倒下一張扶梯。那人道：你們請上樓罷。二人唯唯。拾級而登。到了樓上。又有一人引領。從右邊兜到前面。房門首。便將簾幕一掀。報名道：稟上王爺。今有胡守信帶領藍冠霄進見。那王爺發言道：喚他上來。那人照例傳宣。守信等奉命入。叩頭行禮畢。王爺命他們站過一旁。獨將冠霄上下打量了半晌。問過了幾句話。回顧守信道：你保舉他來。很是不錯。偷能守定宗旨。替皇家出力建功。將來封侯拜爵。沾沐恩波。也是意中的事。如今暫做個記名總兵。罷守信忙將冠霄一拉。低聲道：快快叩頭謝恩。冠霄沒奈何。叩了一個頭。王爺忽正色訓示道：我黨以忠君愛國力圖復辟為宗旨。要曉得做臣子的。食君之祿。報君之恩。不得生有二心。如敢洩漏機密。當以叛逆論。你可知道嗎。冠霄諾諾稱是。別無他語。王爺心裏有些不快。吩咐守信道：冠霄新入我黨。今夜不必參預會議。你仍照例送他回去罷。守信只得遵諭。同着冠霄退出。下樓向外。越過種種機關。却與來時彷彿。到得外面備衛。

口仍舊蒙住兩眼。送出大門。這就是王爺所說的照例相離稍遠。除了蒙眼的絹帕。守信道。我與你昔日是朋友。今日是同僚。有一句話切囑你千萬不要變心。辜負了天高地厚的聖恩。此刻我也不送你了。緩日再到你府上奉請罷。囑畢。仍回原路而去。

先探其內
後探其外

宗社黨內
幕圖

這時候。冠霄如釋重負。正思歸家。忽然轉了一念。想我今天忍辱前往。爲的是甚麼。無非要偵明此事。揭破該黨的暗幕。怎奈雙眼被蒙。未悉道路。門徑。究竟是缺點。我不免縮身再往。暗中跟隨守信。一探該黨的地址。如能報警拿獲。豈不大快民心嗎。想定主意。便施展飛跑的工夫。追趕上前。早已望見守信。約行了一里多路。地漸荒僻。却見他走入人家去了。略停一停。冠霄臨近細察。果是個高大牆門。門上雖無特別標幟。街道却已記得明白。也是我偵探的效果。站立了一回。方始緩步歸家。已有兩下多鐘了。下一天起身後。便把昨晚經過情形。閉着眼睛想了一想。畫成一張黨部內幕圖。將那各處機關。注得明明白白。一無遺漏。自己詳細看過。藏入袋

機關既已
破露猶說
難以捕獲
俟諸異日
可歎可惜

未見寺院
先聞鐘聲

內。即往警署中招尋朋友。那友人叫簡德明。相見之下。冠霄自陳來意。並將圖本交閱。德明看畢。贊歎道。世上都像我兄這般熱心辦事。還怕天下不太平嗎。怎奈該黨的潛勢力。很是不小。非但倚仗外人。而且與一班舊官僚。息息相通。我這裏小小警署。要想去搖動他。好比蜻蜓撼石柱。斷然辦不到的。倘使輕舉妄動。打草驚蛇。莫說難以捕獲。只怕你的生命。也陷入危險地位了。這張圖本。藏在我處。將來如果用着他。定把我兄偵探各節。表白一番。方不負……冠霄不待他說畢。強笑道。我不好名。只算我逢場作戲。一時高興罷了。立即起身告別而歸。心中甚是憤憤。過了一天。又恐守信前來纏擾。便帶着妻子。坐着火車。回到北京去了。

●破獲僧房隱僻之機關

留學生仗義拯弱女……牆上畫圖

鐘！鐘！！鐘!!!這是那裏來的鐘聲吓。

你看此間曠野所在。只有西北方面。圍着黑叢叢一簇樹林。敢是那邊有

所寺院嗎。怎奈夕陽將下。暮色蒼然。遠遠地望去。不甚清楚。祇見這座樹林。相距約有六七里光景。我不免催馬上前。到那邊去瞧一瞧。倘然是個寺院。我就此借宿一宵。免得露宿荒郊了。想定主意。便把馬加上一鞭。如飛的向西北去了。

至此仍不見寺院文勢更曲

那位馬上的少年。乃是美國留學畢業生盧震寰。新自紐約歸。性喜游歷。到處流連。單人獨騎。欲往泰山觀日。一擴胸襟。那日正從徐州道上來。越過山東地界。不知怎樣。叉了道兒。錯過宿頭。來到這裏曠野所在。心中雖不慌亂。自恃武藝精通。究屬是個單身客。倘遇見無數歹人。只怕雙拳難敵四手了。正躊躇間。耳輪中聽得鐘聲隱隱。從那陣風裏送來。料想只樹林方面。必有寺院。及至飛馬到此。並不見寺院紅牆。却有個小小村莊。總共不過三四十家人家。大半是竹籬茅舍。內中夾着一所高大莊院。四面圍牆。頗爲堅固。想必是當地的富戶。我就向着他家借宿一夜罷。此時震寰下馬牽繩。走近莊門。可巧裏邊走出一個老者來。在那裏囑咐管門人。

震寔趨前鞠躬。自述來意。那老者向他上下一看。知是一位新少年。忙答道。先生不妨請進。但是這幾天。老漢心緒惡劣。接待不週。還望原諒。震寔道。某蒙老丈容留。實深感激。明日起身。當將房飯金奉納。老者道。這說那裏話。先生請隨我來。震寔取了行囊。馬託管門人餵料。方隨老者入內。在書房中坐定。老者吩咐家僮安排酒飯。然後彼此叙話。動問姓名。始悉老者姓于。此間就叫做于家村。週圍一帶。都是于家同族。震寔見老者愁容滿面。微有淚痕。因問道。某今不揣冒昧。敢問老丈有甚心事。老者歎了一口氣。慘聲答道。不瞞先生說。我膝下只有一女。不幸三日前。忽然失蹤。無着了。震寔細詢失蹤一事。老者止不住傷心淚下。備述始末根由。不覺將震寔冒險心腸。探奇志願。一齊引起。要遏也遏不住了。

原來于家村西南方面。靠山有一所寺院。名叫彌陀寺。地勢迴旋。山門隱蔽。真是個幽僻的靈境。若到了春間香信的時候。却也熱鬧異常。寺裏僧人不少。田產很多。近寺也有一個小村落。大半是貧苦人家。都靠着寺中

補敘鐘聲
一絲不漏

以下是偵
探正文

過活的。那日于家女兒貞姑。奉着母命。前去燒香還愿。帶一僕婦同往。誰知一去不歸。到今日已是第四天了。急得老夫妻兩口。啼啼哭哭。命人到寺中打聽。回說那天並無歸女前來進香。又往四處招尋。也沒有一些蹤跡。究竟不知是生是死。這一段情節。即是老者所述的始末。震寔聽了。方知適纔耳聞的鐘聲。是從西南角上來的。果然有個寺院在那裏。料想這件事。定與僧人有些關係。早起了偵探的思想。便向老者勸慰一番。並不自述已意。用過夜膳。老者退出。震寔即在書房中歇宿了一宵。

次日清晨起身。見老者早已向外。兩目紅腫。好像一夜未睡的光景。即忙上前道。昨晚攪擾尊府。已屬不當。今日還想往彌陀寺進香。順便游玩山景。再想在此耽擱一夜。老丈肯容留嗎。老者道。先生是文人學士。多住幾日。不妨。震寔連聲稱謝。暗暗在行囊中。取出防身器械。藏在袋內。然後辭別老者。逕出莊門。向西南步行而來。路甚紆曲。約走了四五里路。從那山邊轉將過去。準對着彌陀寺的正山門。黃牆高聳。綠樹陰濃。好一所清

雅叢林。鄰近果有好些人家。他却並不細看。一逕走入山門。居然中間彌勒兩邊金剛。他從龕旁穿過。已到甬道上面。舉目四視。正面是大雄寶殿。左右盡是迴廊。約行數十步。上了臺階。跨入殿門。這許多佛像莊嚴。無須殫述。祇見那邊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沙彌。便向他買了些香燭。免不了參拜佛像。拜畢。取去香金四元。送與小沙彌。小沙彌見是個闊客。便裝着笑容說道。請問施主貴姓。今從那裏到此。震寰誑答道。我姓張。現從蚌埠來。聞得上刹名勝。特來瞻仰的。小沙彌道。這裏到春間香信時。甚是熱鬧。此刻却清靜了。請施主到客堂中待茶。震寰有意察訪。欣然隨着小沙彌。來到客堂內坐定。另有一個小沙彌送上香茗。轉身便去。震寰呷了幾口。忽問那個小沙彌道。寶刹住持。可能請出一會。小沙彌道。我們老和尚已往南海普陀去了。震寰又問道。寺中可有多少僧衆。小沙彌道。這裏常住的。只有十餘人。若到春間就多了。震寰道。怎麼一個都不見。小沙彌道。今天他們都到城中做功德去了。震寰一聽。來得正巧。再從衣袋內取出

送子觀音
殿專爲婦
人而設

一張十元鈔票。交代小沙彌道。這個不算什麼。是我一點誠心。佈施在寺裏的。小沙彌合掌稱謝。念了幾聲阿彌陀佛。震寰又道。久仰寶山名勝。可能許我游覽一回。小沙彌道。此間荒山。無甚勝景。施主既欲隨喜。小僧引導便了。說罷。便引着震寰四處游覽。彷彿西廂記裏的張生遊殿了。

這時候的盧震寰。打足精神。細心偵察。記明出入的路徑。游了幾處殿庭樓閣。忽從那香積廚邊經過。見有幾個短衣僧人。在那裏煮菜燒飯。無須注意。又隨他兜抄曲折。到了送子觀音殿。收拾得十分齊整。十分清潔。與他處大不相同。心中不覺一動。再看殿側有兩扇門。開在那裏。却是一間極寬暢的書房。明窗淨几。幽雅可觀。剛要踱步過去。小沙彌阻止道。這裏無甚可玩。請施主到外邊用齋去罷。震寰益發起疑。只做沒有聽得。趨步向前。跨入書房。小沙彌沒法。也只得跟了進來。心裏很有些懊惱。又有些擔驚。早知殿側的門兒開着。帶他到此則甚呢。口雖不說。那一雙賊溜溜溜的眼睛。只對着震寰注視。震寰並不睬他。見正中擺着一只大匠牀。匠

畫中有門
道機關果
至然隱僻之

床背後。靠牆有一張小擱几。上面掛一幅天女散花圖。左右一副七言對聯。几上供着兩盆花。餘無他物。在粗心的人看了。並沒有甚破綻。那知震寔這雙銳眼。實在利害。瞧見右首花盆背後。落出一點白磁。好像撇按電鈴的機關。裝在這裏做甚事。有可疑。他便假作看花。走到匠邊。伸手進去一按。那時小沙彌急了。要來攔阻。已是不及。只聽得括辣一聲響。那幅天女散花圖。落了下來。顯出一個門道來了。小沙彌見他窺破秘密。慌忙要走。還虧震寔敏捷。將他一把抓住。解下他身上的褲帶。緊緊縛定。又撕了一塊僧衣。堵住了口。丟在窗外。免得走漏風聲。那時顧不得身臨險地。急急跳上匠牀。從擱几上跨進門道。拾級而下。却是一條黑暗的夾衚。透了三四個灣。走到出口處。方有亮光透入。尚不敢貿然向外。伏在暗處窺望。外面便是個天井。中間有一堵腰牆。牆上開一月洞門。門內是一所極大的院落。裏面天井中。晒着無數婦女的衣服。隨風飄蕩。又聽得婦女的聲音。吱吱喳喳。有笑的。有哭的。有說話的。種種不一。怎奈相離稍遠。聽不清

得此數語
已足

楚。要想探身而出。陡聞一人聲如銅鐘。怒喝道。于貞姑……你這賤婢……我今再限你三天……如若不從……我便把你活活的處死……這幾句話。聲浪極高。分明是惡僧的口氣。不免吃了一驚。却喜貞姑消息。被我探得。不如快些走罷。偷把惡僧驚覺。要走就難了。想定主意。仍從黑術中退出。跳過秘密門道。認着原路向外。剛奔到大雄寶殿前。遇見方纔送茶的小沙彌。不敢與他交談。一逕走出山門去了。

筆法簡捷
絕無累贅
拖沓之病

此時震寰離了險地。便施展賽跑的工夫。飛也似回到于家村。見了老者。方將探險獲蹤緣由。略述一遍。老者又驚又喜。尙欲動問詳細。震寰已命管門的帶過馬匹。飛身上騎。問明了進城路徑。急忙忙的出莊而去。于老者頗有主意。知他往警署報告。前來抄捉惡僧。計算往返路程。約有三十餘里。須待夜間方來。即聚村中族人數十名。在前途遠遠等候。果然到初更時份。震寰引着警卒們來了。上前招呼。合在一處。同到寺前。霎時打破山門。震寰派兩名警卒。督同村人數十名。在外把守。其餘隨他入內。遇僧

便捉。直達秘密所在。那惡僧正因機關破露。準備深夜逃遁。不料警卒們猝然而至。猶如迅雷一般。個個荷鎗實彈。惡僧不敢拒捕。只得束手受縛。其他僧人不必說了。統計捉得十三名。所有抄出婦女二十餘人。除貞姑與僕婦外。一齊帶回警署遣送。事畢。寺院發封。母煩細述。單說震寔同着村人護送貞姑回莊。于老夫妻歡天喜地。拜謝救命之恩。強留震寔住了三日。方始放他長行。這一段事實。我就算草草交代了。

●破獲尼庵詭秘之機關

女偵探化裝殺雙奸……櫛中門戶

該……你聽間壁嗚嗚咽咽的痛哭。好像是徐家王氏娘子的聲音吓……可歎我們做女子的。沒有一些本領。遇着憂愁冤屈的事。說既說不出。做又做不到。拋也拋不掉。憂憂鬱鬱的藏在心坎裏。又是酸。又是辣。又是苦。定要弄出病來。倒不如爽快。把這酸的辣的苦的一齊從眼中迸出。化作點點滴滴的淚珠。那就完了。

因此一哭
鉤起下文

從他人身上想到自己

但是我的性情與衆不同。帶着些鬚眉氣。記得十二歲上。父親傳授我拳術。爲因單生我一個。便當作男子看待。練習了三四年。不料父親被賊人暗算。因傷廢命。那時隨着我母。悲悲切切。時常哭得淚人兒一般。後來立定報復主意。自知哭也無益。盡心又學了一年。等到工夫純熟。方敢出外尋仇。却喜天從人願。狹路相逢。立即將仇人打死。跑到父親墳上祭奠。暢快的大哭一場。此後我陪伴母親。立志不嫁。兼習些女工針指。晨昏侍奉。無憂無慮。再也用不着哭了。怎奈女子心腸。未免柔軟。一聞間壁的痛哭聲。不覺感觸前情。把那酸的辣的苦的提了起來。心裏一陣難過。也灑了幾點沒來由的眼淚。究不知那邊徐家娘子。爲着什麼事。半夜三更。哭得這般苦楚呢。我且不要管他。明天到他家裏去。探問一問。便知端的了。那說話的女子是誰。他姓殷。小字飛霞。真是個柔腸俠骨的女英雄。次日來到徐家。見王氏獨坐房中。雙眉緊蹙。淚眼微腫。忙上前問道。昨晚聞得姊姊痛哭。究竟爲着何事。可能夠說與妹子知曉。王氏見是飛霞。起身讓

這段妙在
吞吞吐吐
描寫入神

是像個女
英雄

坐要想回答。早已塞住喉嚨。一句也說不出來。飛霞又問道。徐先生可在家中嗎。王氏停了半晌。方答道。他往南京去了。諒必今天要回來的。飛霞聽了。心中很不明白。他丈夫不在家裏。又沒有翁姑管束。他同誰人嘔氣。哭得這般傷心呢。因問道。姊妹。敢是有人欺侮你嗎。王氏被這一問。臉上頓起了兩朵紅雲。低垂粉頸。眼淚好比斷線珍珠般。一點一點滴滴了下來。哽咽着答道。我只等丈夫歸家。剖明心迹。情願一死的了。飛霞是個心直口快的女俠。怎麼耐得急道。好端端的人。爲什麼要死呢。你快把緣由告訴我。苦壞了身子。是不中用的。王氏只把頭搖了幾搖。仍舊紅暈兩頰。說不出這件事來。飛霞到了此時。却已瞧科了幾分。必有含羞忍辱的事情。又道。我與你都是女子。有甚冤苦。不妨細道其詳。妹子不才。當能代姊姊分憂。王氏方把眼淚揩乾。將自己怎樣燒香。怎樣失身。細細的說了一遍。聽得飛霞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舉手拍案道。淫尼這等可惡。敗人名節。該當殺却。姊姊過出無心。誤投羅網。原是萬不得已的事。如今

如此倒叙
文勢方不
平衍

看此一段
可爲般鑿
燒香求子
足見爲人
迷信

暫且寬懷。我替你報仇雪恨便了。王氏點首稱謝。要曉得怎樣一回事。待我做書的慢慢道來。

徐生名繼賢。常州武進縣人。曾充教員職。薄有田產。娶妻王氏。姿色頗佳。伉儷多年。尚無兒女。未免美中不足。本月初。繼賢往金陵謀事。約定半月爲期。便要歸來。王氏想起丈夫單傳一脈。忽動了求子的念頭。這也是合當有事。命中註定的冤孽。那天來了一個舊時熟識的尼姑。法名妙淨。年將四十。頗有風韻。王氏與他多年不見。敍了一回閒話。提起生育很難一節。妙淨便趁此機會。盛稱自己庵裏的觀音菩薩。有靈有感。求子得子。張家李家。講得鑿鑿可據。又說後天做佛會。只要誠心求禱。許一重願。包管來年生一個白胖的兒子。王氏被他蠱惑。果然等到第三天。一早坐了轎子。帶了香金。逕往城外水月庵中。燒香拜佛。默默通誠。這時候的妙淨。原不過金錢主義。拉他做個小施主罷了。那知今日是佛會。殿上男男女女。很是不少。內中有一個惡少年。叫做鄒樹谷。一見王氏花容月貌。饞涎

貪淫可殺

只此數語
已足

大有深心

欲滴。頓起不良。等候王氏回去後。便尋妙淨商議。妙淨本與樹谷有染。起初不肯應允。怎經他再三央告。並許事成後。將番佛二百尊酬勞。妙淨本是個貪財好色的女魔。當即應承此事。議定了一條誘騙的惡計。次日再到徐家。又用一番花言巧語。說昨天佛會人多。致多簡慢。所以明午特備素齋。奉屈奶奶到庵賞光。聊表寸心。千萬不能推却的。王氏只當妙淨是好人。並不疑慮。欣然允諾。那知第二天如約到庵。妙淨便在酒中。下了一劑麻醉藥。把他蒙倒。扶入秘密淨房裏。躺在一張床上。及至醒來。身子早被惡少年沾污。又羞又恨。怎奈四肢疲軟。動彈不得。但見那惡尼含笑入房。走近床前。指着少年說道。這位是鄒百萬家的少爺。雙名樹谷。只因看中了你。托我做個撮合山。成就美事。以後能够常來常往。他家的金銀珠寶。綾羅緞疋。只怕你享用不盡呢。王氏羞憤已極。要想發作幾句。忽然轉了一念。自己落在虎口裏面。偷若拚却性命。難免死得不明不白。倒不如暫時忍耐。待等回轉家中。見過丈夫一面。再死不遲。或者丈夫代我報仇。

秘密門道
尙是虛寫

叙明痛哭
來由

也未可知。有了這個主意。他就假裝歡容。微微的一笑。樹谷只道他真心悅從。忙取指上一只金鑲藍寶石戒。替他帶上。說了幾句情話。妙淨更是快活。二百元的謝意。今天可以到手了。那時王氏起身下床。妙淨又代他整理雲鬢。把衣裙穿好了。然後相送出外。密囑他後日再來相會。王氏勉強點首。跟着妙淨兜抄曲折。過了一重秘密門道。直到外邊。上轎歸家。已將傍晚時候了。到得自己房內。小了頭過來上了燈。王氏便伏在檯上。越想越恨。怎能對得住丈夫。不覺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連夜膳都沒有吃。直哭到三更多天。方才和衣而睡。這就是昨晚飛霞聽得的哭聲了。

以上這一段情節。卽從王氏口中補述出來的。那是飛霞聽了。怒形於色。願替他報仇雪恨。寬慰了一番。免得自尋短見。王氏謝道。恩姊能爲我出此冤氣。死也瞑目。正說間。瞥見丈夫回來。慌忙迎上幾步。跪到在地。手抱着丈夫雙足。嚎陶痛哭。弄得繼賢驚呆了。頭腦都摸不着。急急俯身攙扶。問道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做什麼。快起來。快起來。有甚委屈。你不妨慢慢的說。何

若無女英雄相助一
個文人怎
能報復

點名李代桃僵之計
化裝是偵探慣技不
足爲怪
飛霞進庵
後直至動
手時方始
開口

必哭得這般樣兒呢。王氏只是啼哭不動。還虧飛霞上前勸慰。扶起王氏坐了。繼賢也認得左鄰殷家飛霞姑娘。忙又問道。姑娘在此。可知道爲着何事。飛霞絕不隱瞞。詳陳顛末。繼賢雖是個文人。也氣得面皮發青。蹬足惱恨道。我做男子的。若不替吾妻報復。誓不爲人。飛霞從旁勸阻。並述己意。繼賢鞠躬稱謝道。若得如此。沒世不忘大德。飛霞當即想了一條妙計。告知二人。二人久聞飛霞的本領。不覺轉憂爲喜。深佩他智勇雙全。遂決定明日照計而行。

這條計。叫做李代桃僵。飛霞善於化裝。穿着了王氏衣裙。帶上鄒樹谷所贈的藍寶石戒。很有七八分相像。懷中藏着一柄七寸長的鋒利尖刀。傍晚乘轎前往。到了庵中。立即打發轎子回去。妙淨喜他如約到此。並不疑有別故。便道。奶奶真是信人。鄒少爺候你長久。快隨我到裏邊去罷。飛霞佯差不答。因恐一開了口。被他窺破形藏。所以默默無言。只把頭點了一點。吩咐小尼執燭前導。手挽着假王氏一路進來。穿過客堂。來到後面一

衣櫥內秘
關密門戶機

間套房內。靠牆擺着兩口大衣櫥。飛霞見他走進第二口櫥邊。伸手將櫥門開放。裏面有格板三層。每格都擺些破舊什物。原是遮人耳目之計。又見他按動消息。輕輕向右一推。早把三層格板推入第一口櫥內去了。這裏便顯出門戶。好一個詭秘的機關。妙淨命小尼在外看守。自己執燭引領進了櫥門。透了一個灣。方走到秘密淨房。樹谷正在那裏盼望。一見王氏已至。好像天上吊下來一件珍寶。慌忙起身相迎。覺得今夜王氏的姿色。比前次益發艷麗。萬想不到別人化裝來的。他便近前攙手。要想說幾句趣話。飛霞却側轉嬌軀。置之不理。就在背燈處坐下。妙淨笑道。我想你們一遭生。兩遭熟。怎麼第二次相會。仍舊這個樣兒呢。嘆。我也明白了。沒酒沒漿。不成道場。我出拿酒來。包管吃下了肚。自然有興了。說罷便去。少頃取到。另有幾樣菜肴。擺在桌上。安排杯箸。請他們二人用酒。飛霞本想立時發作。究嫌時候太早。勉強坐着不動。樹谷執壺奉敬。說了許多情話。飛霞雖不肯飲。却似笑非笑的向他瞧了一眼。樹谷不覺情動。自己速

很像水滸
傳中王婆
口吻

醜態活畫

此時方揭
破真面目
殺却妙淨

樹谷被殺
如自殺妙
極妙極

一筆不漏

飲了數杯。漸漸的肆無忌憚。放出本相來了。妙淨還在旁邊奏趣道。我是個討厭人。只好失陪了。剩你們兩個談談心罷。說這幾句話時。面對着樹谷嘻嘻的笑。扮了一個鬼臉。飛霞曉得事急。不能再耐。雖覺時候早些。也顧不得了。突然站起身子。颯的拔出尖刀來。向着妙淨一指。罵道。你這個萬惡的淫尼。看我可。是王氏。妙淨叫聲不好。要想逃走。那裏來得及。這把尖刀已到。照準胸前。刺一個正着。便撲通的向後倒斃了。這一來。出其不意。赫得樹谷亡魂直冒。雙手來奪飛霞的尖刀。飛霞趁此機會。讓他奪到手中。然後用力握住他的手腕。折轉刀口。向他頸子裏一抹。竟與那自刎差不多。屍身亦然栽倒。那把尖刀。仍在樹谷手裏。捏得死緊。這就是飛霞的深意。飛霞將血濺的衣裙卸下。捲了一捲。却不從機關門道內退出。推開窗子。跳到天井中間。見牆屋並不十分高聳。他就輕輕躍上瓦房。翻身從後面跳下。回到徐家報告。繼賢夫婦說不盡的感激。這一套血跡衣裙。却交飛霞拿去銷燬。我書中也不必交代了。

這案件一出。次日即輿動遠近。警廳中前來踏勘。查出機關門道。秘密淨房。已知不是正經尼僧。又見男屍手握尖刀。大約因妬姦而起。殺死該尼。既而畏罪自刎。頸傷宛然。人重出輕。檢驗無誤。維小尼說出傍晚有一婦人。引入內室。警廳却膠持成見。置了不究。益信妬姦起釁無疑。立命鄺家收屍。將尼庵發封完案。

●破獲神廟活絡之機關

警署員祈夢探神像……怪異金鞭

起筆奇突

走吓！走吓！！我們快瞧熱鬧去吓！！

你看老的少的。村的俏的。沒男沒女。如潮水般向東而去。不知爲的什麼事。真是奇怪得很。

那時有一位少年。心中好生詫異。立在道旁觀看。暗忖道。這許多人。敢是鄉鎮上去看春臺戲嗎。還是村社中有甚勝會嗎。怎麼這樣的舉國若狂呢。嘎明白了。你看有好些人拿着香藍。一定往神廟中燒香去的。我不免

點明神廟
燒香

警署課員

點景如畫

隨着他們。也到那裏走一遭。順便瞧瞧熱鬧。查察當地的情形。有何不可得了主意。立即逐隊向東而行。

要曉得這位少年是誰。他姓屈名劍秋。常熟人。現在徐州充當警署課員。才幹超羣。心思靈敏。頗有些偵探學識。那日正逢清明佳節。偶然出城散步。觀看郊外的風景。所以一路行來。正見這班無智識的鄉民。口中都說。瞧熱鬧去。一時觸動了心。也跟着衆人向前。約摸走了三四里路。果見一座小小廟宇。四面空曠。圍繞紅牆。不過十餘間房屋。廟門前一條甬道。約有三二丈光景。兩旁種着幾株松樹。疏疏落落。夾着六七个香燭攤。還有許多趕小生意的。已覺得人聲嘈雜。擁擠異常。更兼男男女女的香客們。和着一班瞧熱鬧的人。挨肩擦背。都從那條甬道蜂擁而入。這時候的劍秋。擠在中間。身不由己。也只得隨波逐流。到了廟門。回首舉頭一望。上面有一塊豎頭匾。好像是靈官廟三個金字。身子早已擠入廟門。來到裏面甬道上邊。略覺得鬆動些。這甬道有四丈多開闊。六七丈進深。無甚點綴。

描寫燒香
形景

王靈官金
鞭

也不細看。上了三層臺階。跨進正殿。那時衆香客紛紛擾擾。道士廟祝等招待不及。有上香的。有點燭的。有叩頭的。有膜拜的。有求籤的。有許愿的。有口宣佛號的。有通誠禱告的。實在迷信得可笑。劍秋却立在旁側瞻仰。見那居中的神像。果是一尊王靈官。赤髮紅鬚。金盔金甲。手舉金鞭。法身足有八尺多高。站立在神龕中。很覺得威靈顯赫。今日是開光吉期。所以這樣的熱鬧。劍秋正當仰視之際。忽然一陣的鴉飛鵲亂。那許多香客們大半退出殿外。不知爲些甚麼。真是咄咄的大怪事。

原來那邊突然跳出一人。爬上神前供桌。左手扯住靈官的紅鬚。右手却指着罵道。你這個泥塑木雕的鳥靈官。道士仗着你騙錢。究竟你靈也不靈。你若靈時。可敢報應我攔路虎王四嗎。罵還未畢。只聽得拍撻！撲通！兩聲。那人已從上跌下。仰臥在地。衆香客個個驚異。上前觀看。見那人頂樑分裂。腦破血流。早已氣絕身亡。都說靈官是活菩薩。當場報應。擊死惡人。其時當家道士也出來了。向着大衆說道。我這裏的王天君。有靈有

原來有典故的可發一天

冷眼旁觀

感非比別處。可記得明朝有個海瑞大忠良。進香觸犯神靈。天君尙且跟了他三年。暗中查察他的過失。而況這種惡人。自然報應昭彰。極該打死了。但是死在廟中。這便怎處。語未畢。衆人都說不妨。眼見活靈官顯聖。我們當盡力捐助。先把這惡人殮葬了。餘多的盡作香金。還要求神靈護佑呢。說罷。衆人各將金錢佈施。多則數元。少則數百文。一時湊集。約有三四百份。都交當家道士收下。惟有劍秋一錢不捨。袖手旁觀。心裏疑疑惑惑。分明是道士暗弄元虛。釀出一條人命。但拿不住他證據。也是枉然。我今不必看了。暫且回轉城中。再作計較。想罷遂歸。

到了第二天。靈官廟這件事。紛紛傳說。果然鬧動全城。警署中也都知道了。更說得異常靈感。劍秋却付之一笑。要想探明這回事。解除衆人的迷信。過了四五日。忽然想出一個計較。次日午後出城。來到靈官廟。見了當家道士。假說自己有疑難事。晚上要在活靈官前祈夢。願送香金十元。道士貪他的錢。慨然應允。一到晚上。廟祝替他答了一張鋪。劍秋用過晚膳。

假說祈夢

機關畢露

去明王四
身死案由

獨自在神龕旁側安睡。虧他胆大如斗。假睡到更深人靜。方從鋪上躍起。走至靈官面前。借着琉璃燈中的光。見那條金鞭依然高舉。便輕輕跳上供桌。將靈官舉鞭的右膀。用力向下一拉。不動分毫。並沒一些破綻。只得從桌上跳下。轉身到神龕背後。却被他看出些痕迹來了。你道怎麼樣的痕迹呢。原來龕背上有兩個金錢大的小鐵環。高下不齊。因此動了疑心。伸手扯那上面的環。果是個活動機關。微有聲息。急忙轉至前面。那條鞭已經落下。細細將鞭一摸。却是鋼鐵鑄成的。怪不得要打死人。重又到龕後扯第二環。鞭就舉了起來。試驗畢。方始安心而睡。天明起身。離廟回署。便將實情報告警長。警長即命劍秋督同警卒八名。把道士廟祝等一併拿住。後來審問明白。按律抵罪。方知道士暗設機關。原爲騙錢起見。至於打死王四。內中另有隱情。王四本是個無賴漢。他的老婆。却與當家道士姘識。所以想出這條計來。先請王四吃酒吃肉。又送給兩塊錢。買囑他開光日期。到廟辱罵神靈。做那騙錢的圈套。日後還許他分肥。王四欣然允

諾。那知道士的惡計。就借着這個機關。喪了他一條性命。若不是屈劍秋。從事偵探。只怕這種冤情。永沒有昭雪的日子了。

本書二集業經
付印不日出版

對待萬惡社會
偵探破獲機關
奇謀秘計終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三版

四大奇謀全書第一集(全四冊)

另售每冊六角·實售四角二分
合購四冊二元四角·實售一元二角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

編輯者

吳縣江蔭香

印刷者

上海世界書局

發行者

上海廣文書局

總發行所(上海)

世界書局

·四馬路懷遠里

·分設·北京·漢口·廣東



57.18

19

51